



四書匯叅

孟子

仁12  
2673  
24-13



門仁12  
號 2673  
卷 24-13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

夷吾相桓公霸諸侯

功固含霸顯言在前數節且勿露方不碍管仲以其君霸節上

許猶

期也

言自期許也

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西山真氏曰齊宣既

慕桓文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徐徹弦曰齊宣曰可

得聞公孫丑曰可復許皆震望而不敢必之之辭

大正十年六月廿四日  
岡本巴志氏贈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慶源輔氏曰世

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業雖有英才美質不覺溺于時俗之見聞而已此齊人之所以但知其國有二子也。蒙引聖賢之事謂正心脩德而致主於王道也。即大學一部孟子所謂以齊王者。條辨齊人豈不當不囿於齊俗然惟知管仲晏子自是他常事孟子却用一箇誠字罵倒便見公孫丑不能跳出這箇圈襪有鄙夷他意亦有憐憫他意。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

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

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

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蹙子六反艷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蹇不安貌

先子曾子也

蒙引子路勇於義而不可以勢利拘又負大舜氣象結纓之節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所立如此曾子服之非謙辭也。條辨畏只是敬畏非必畏之艷怒色也。而後以管仲為問是明知管仲不及為不敢及。子路矣。玩然則二字語意分明是轉落語非並提語也。蹇然艷然乃極力形容其低昂二子處。

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

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

蒙引功烈其實是在此處尚只可虛含。條辨兩孰賢只是就小品上說若

視伊周何如按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是預透下意以立言

就功業上較量則子路固無功業可見也與管仲孰賢亦是較論人品曾西却就他功業之卑以見他人品之劣○  
按得君專行政久兩層正以極形他功烈之卑卑不足道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

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

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

不道管仲之事慶源輔氏曰楊氏斷置得極分明子路之人之道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屑為者○按集註楊氏

一條精義中所載初說也楊氏又曰或問衛於王室為近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誠難及也日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足以為大也令人只為見管仲有此功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日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又曰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苞茅不貢其名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為之也今蘇州朱冲施貧度僧置安樂院給病者醫藥人賴以活甚眾其置物業則厚其直及其收息則視眾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為其意止在於規利而竊譽於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

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亦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為見他不破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為詐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純用公道而已又曰自古狙詐之徒皆知義故所為多假義而不為利疚而遷者幾希如管仲亦知義故常弱於利而不行自王者之迹熄而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弱於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為天下國家不以利言者惟孟子一人守得定或問論之曰楊氏初說甚善至斥管仲為徒能救之於已亂則不足以服其口矣蓋周之衰亂固非一日之積而小雅盡廢又豈桓公管仲之罪哉適當其時起而救之蓋亦仁人君子之所必為但責其非有至公血誠之心以復於文武規模之盛則管仲無所逃其責而其辭意又若有所遺者豈記者失之與其以專對一事為不尊周之驗亦未足以見其心術之隱微至論五霸假之管仲知義之說則皆得之矣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或問小註問聖人是分明大管仲之

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新安陳氏曰丑並論管晏孟子只及管仲而不及晏蓋晏之事功又在管子下不必言也晏事景公政在陳氏晏未嘗當齊政也晏才不及管而其人稍正於管其人無可譏其事無可言此孟子所以置晏不言而專及管與○蒙引願望也此與可復許乎相應一從孟子說故許為自許一從丑說故願為相願○翼註不可說曾西不為况我又賢於曾西者只說我與曾西同一淵源意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

聲

顯顯名也集解顯是顯名諸侯景公在位五十八年諸侯

省斂而興發論誦貴屨賤而寬刑來谷之會歸魯侵疆庶幾知強仁義者宜其視他諸侯為獨顯也○說統前可復

許乎是疑其不能此猶不足為是訝其不屑○按丑前言管仲晏子之功尚是懸空大槩說到此乃實之以其君顯以其君顯其兩言以者見當年之霸顯非其君自能霸顯而管晏實以之也丑直看得是莫大之功極難之事故因功烈如彼其卑之說而特與侈陳之謂如管仲晏子豈猶不足為一似孟子竟不知管晏有此大功者却不道這上面正大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

存疑以齊王猶反手言霸顯之不足為也王字破上霸顯字以字正承上二以字來○語

類問以齊王猶反手不知置周王於何地曰此難言可以會意如湯武之事是也春秋定哀間周室猶得至孟子時天命人心已離矣○文集夫子之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

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恥而不為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鬪之說謂仲之功如救祖父之鬪然愚以為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鬪而私其財以為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寢強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耳隱之以為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為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時勢且言已志非為管仲發也○按孟子言玉而必曰以齊王即是兼德與時勢而言德在孟子此是王之本領霸顯自不足為本意只對管晏而言而時勢在齊必有孟子之德以乘之所以以齊王由反手而又因丑之惑以文王對照後乃暢其說○翼註上是斥霸功以崇王道下是明且王之時勢

曰若是則弟子之感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

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

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

蒙引言以管晏為不足為弟子既已感矣今又言以齊王猶反手則惑轉甚也

文王九十

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

言未洽於

天下也。蒙引德蓋指治岐之政下文德行速亦指仁政也且與未洽及大行字意相符非只就文王一身止說。百年非專指在位只言其壽之長以見其在位之久也。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

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東陽許氏曰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頑民

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集解丑惑不在王在猶反手且以云者鄭重其辭特舉出箇德盛底文王做樣子這早以二字一氣貫至太行中間猶字然後字緊相呼應正與反手對照極言其難起下一箇易字通節以文王作主武王周公繼之繼文王也然後大行文德之未洽者至此始洽也蓋言文王致王之難如此今言王若易然所謂猶反手

也文王不足法非是疑文王是疑孟子之過於自許也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

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

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

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

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

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

緊對文王不足法句而言文王之德何可當顧其所以致王之難者則時勢為之耳。蒙引由

湯至於武丁至故久而後失之也言其時之難尺地莫非其有至是以難也是言其勢之難愚按時勢雖似微分然

亦層遞相承說下當以時為至統觀後數節自見

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

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  
殷紀太甲處仁遷義既復辟保惠庶民稱為太宗太甲五世至太戊修德而祥桑死商道復興稱中宗太戊三世至祖乙恪謹天命以河決之害去亳遷耿祖乙六世至盤庚紹復太業又以河決之害遷於殷有盤庚三篇行湯之政商道復興盤庚三世至武丁得良弼戒雉雒伐鬼方商道中興號高宗○蒙引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其教化之陶淑民心者厚惠澤之固結民心者深故繼之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集解武丁一段獨詳者蓋武丁是六七作末底一人正商家興亡分界處故特鋪張中興之盛上承難變下引起紂之去武丁未久意不重武丁也自盤庚後小辛小乙繼立商業中衰諸侯頑梗故曰武丁朝諸侯朝諸侯便是有天下只是振起之非既失而復得之謂也○史氏曰孟子謂商家代有賢聖之君已自難變又加之武丁中興故其德澤愈未易衰况紂去武丁未遠兼以諸

賢夾輔故雖暴虐亦未遽至于亡上言天下歸殷久矣下言紂去武丁未久是言其盛久而衰未久上曰久則難變下曰久而後失之亦是言其盛久故未易衰衰未久故久而後失總以見文王興起之難反復發明文王何可當也

故家舊臣之家也  
說統故家以勳舊言遺俗以沿習言政以紀綱法度言澤之在上者曰故曰遺曰流曰善皆本賢聖之君六七作來○集解存者僅辭猶有幸辭繫承未久也語脈貫下微子數句又言有賢人之輔相如微子微仲比于箕子是貴戚之卿膠鬲是異姓之卿歷歷指數總極言商之不易失也由湯至難變見人心戴商之舊武丁至猶有存者見商家貽澤之遠又有至相之見眾賢維持之小故久而後失之總承上三層畧作一束見文王所遇之時之難尺地二句又以商家全盛跌起文王兩其字即指紂而言言其據全盛之勢無異曩時然而文王由方百里起則其勢之難又何如也是以字與然而一轉緊相呼應只縮定由方百里起不兼承上文上文自有故久而後失之一句在矣○上段言時就商歷數其盛下段言勢則



專揭文之由方百里蓋時是天下大局面大機會勢只言自己力量耳然時勢亦至下節方點出字面在本節只宜會意不可顯分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今時

則易然也茲 磁音

磁基田器也

趙註未起下今時時字與末節此時時字相呼應有作以時包勢言者於義亦通然不如渾言為得或問小註此節是上下過脈與齊王猶反手對看說統此以下正發明齊王反手之意雖分德時勢二項然德却聽起說夏后二節似分承然地闢民聚有可王之資又適逢憔悴之甚易食易

時謂耕種之時

述朱此借齊人語點出時勢二字以束上

起下今時時字與末節此時時字相呼應有作以時包勢言者於義亦通然不如渾言為得或問小註此節是上下過脈與齊王猶反手對看說統此以下正發明齊王反手之意雖分德時勢二項然德却聽起說夏后二節似分承然地闢民聚有可王之資又適逢憔悴之甚易食易欲意自相貫要歸重時上夫德者王天下之本也作事之以智慧力田之以磁基豈非本哉而齊人乃有待時乘勢之說何也蓋為有智慧有磁基者言也若無智慧無磁

基雖有時勢何益故後面又提出德之流行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

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

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

蒙引言其勢之易易是甚事謂齊王易也故此條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下

云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以此民心之易得

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

纂箋王制四海

之內為九州州方千里而王畿居其一亦井田之制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

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及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雙峯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聚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舉事易文王百

里地狹民少所以難按千里正與百里相對照雞犬相聞則又舉其富庶之象而勢之盛益見矣○說統此節只重勢上行仁政輕帶過愚按仁政是王天下之本豈容輕帶但在行仁政處只是謂乘此勢以行之自莫之能禦耳若趨重行仁政理非不是未免占下德之流行一節地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蒙引勢易以齊力量而言時易以天下致王滕文公是也有其勢而無其時亦不可以致王太主

王季雖周日強大然商命未絕至文王亦只三分有二是也○說統且字緊連上節來蓋有這般勢又遇這般時所以不待深仁厚澤而即可以致王○條辨玩本文且字一轉自歸重在時上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

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上節正對文王之難應齊王之易此節又對殷

之盛見齊王之易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說統飢者容憔悴底光景賈生所謂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條辨

甚於此時是古來第一箇機會兩點時字兩點易字正與今時則易然惟此時為然相照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置驛也郵駟也本古註駟音日揚慎曰置緩郵速驛遲駟疾也置有安置意猶今制云日行一程郵

有過而不留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言速馳也後世不達駟字義以駟為驛之省文永樂制春秋太全盡改左傳駟字為驛驛與駟溷而不分故解經皆繆元許謙云馬遞日置步遞日郵皆臆說初無所祖不思古註郵訓為駟若是步遞何所以傳命也謂傳送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或問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敦復堂

孟子前既言時勢之易此又引孔子之言見德行亦本自速也○雙峯饒氏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面文王之德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德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翼註德之流行指德澤及民者言老幼幼天下可運於掌也按此即前後文所言仁政是也○集解上兩節極言時勢之易雖連德行速意亦隱攝在內然只帶在時勢上說孟子恐人看德反輕故引孔子言德之本速只重德上在孔子口中固不兼時勢立論即孟子引來亦只就德行本速泛講蒙引謂引孔子之言以申上兩節意非也○愚按上文正講時勢此畧作開筆提清德為致王之本下乃併合時勢言之語脉節次自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

勢易而德行速也

當今之時時易也萬乘之國勢易也行仁政德也上節言德行本速况又加以

時勢之易其有不愈速者乎○輯語事半功倍只是一箇易字正對針是以難也難字古人正指文王是通章總結王齊之易與辨文王之難兩件事理合一處○說統惟此時為然有千載一時意豈屑區區管晏哉○問孟子既甲管仲使孟子當管仲時則如之何雙峯饒氏曰亦只是合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則真能使之何雙峯饒氏曰亦只是合王度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蓋其摟諸侯之實其所為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偽孔子作春秋亦不過欲諸侯尊王室循周制而已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

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

其心乎語類問公孫丑說不動心是以富貴而動其心先

生曰丑雖不知孟子必不謂以富貴動其心但謂

霸王事大恐孟子了這事不得便謂孟子動心不知霸王

當甚閑事○蒙引公孫丑以管晏期孟子既為孟子所斥

至此又渾舉霸王為言足見當時功利入人之深按此處

孟子只要發明不動心之道故不暇與辯○雙峯饒氏曰

集註恐懼疑惑四字雖是說心之所以動然恐懼字是為

下文養氣張本疑惑字是為下文知言張本要之不疑惑

然後能不恐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

所以不動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東陽許氏曰疑懼即

是動心處按此說最直截饒氏說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

疑懼是心之所以動尚多一層折

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或問孟子之不動心何也曰盡

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木道

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

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饒氏曰道明屬

知言德立屬養氣○陵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

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一時並進而其序必

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按集註無一字輕

下四十疆仕是承上文得位行道而言道明德立則預照

後文以立說然在孟子口中必待丑問然後漸次發明本

節不宜預奪○丑問不動心否乎答之曰否分明已說不

奔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音賁

孟賁勇士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力士賁往歸之告子名不啻孟賁血氣

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蒙引朱子下一借字好蓋孟賁以力

孟子以心丑非全不曉而以孟子之不動心為孟賁類也故曰借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

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說統是不難謂不問所以不動而但

曰不動則不動亦不難即告子亦先我不動心其間所以

不動心之故意在言表○是字只泛就不動心言不必實

指自己孟子正要發明不動心有道故先開一步說道箇

也不難所以發丑之問也○徐思曠曰孟子答丑我四十

不動心似是言其早不知必到四十前此正有工夫在丑

但見得下一截耳因他看得下截是氣槩上用事故因孟

賁引出一告子下箇先我字生出後文許多分別○語類

告子之不動心是粗法或強制不動不可知或臨大事不

能不動不可知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又曰告子

不動心是硬把定○慶源輔氏曰告子外義未為知道然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新安陳氏曰有主二字包得

但有精粗之分○黜主於必勝舍主於無懼曾子主於理

直皆自此主字生出○迷朱有主二字是程子合孟子黜

舍而總斷之不可以有主作有道解○徐辨丑承告子先

我不動心而問有道則問自是大槩說非專問孟子不動

心之有道也故孟子槩以有字答之而下言黜有黜之道

舍有舍之道曾子亦有曾子之道也黜舍之道影照告子

曾子之道影照孟子後於丑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下乃發明之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李九我曰不撓不逃是孟子画出北宮黝底像言其膚挺然斷不被刺而撓其目凝然斷不被刺而逃此方是箇必勝若如常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解則既被刺矣尚何必勝之有

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集解一毫二句是極不肯受挫處一思字正起下兩不字惟其若撻如何肯受不受者言其必報玩一亦字須側重萬乘之君一毫至小撻市至大視至小若至大也褐寬博至卑

萬乘至尊視至尊若至卑也視刺萬乘之君二句是又轉一步說見他固不受人之辱及至加威於人則又易如視之無有無嚴諸侯因上思字視字說不實故又總以此句實之然曰挫曰刺猶謂實受其傷辱也惡聲則所加者微矣至亦必反無論褐夫無論萬乘均之必反充其必勝之類也翼註北宮節一步進一步看徐辨提起北宮黝之養勇也一句則下面皆言其養勇之道是如此曰思曰視是他心之所主在此故能養成其勇便如此按公孫丑有動心之問其意本謂必有勇力擔當得起方敢不動其心故聞孟子之言便以孟賁方孟子孟子亦即以孟賁一輩人為言提明養勇字引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入太勇是一路相生次第

而不動心者也慶源輔氏曰集註云黝蓋刺客之流以其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而知之也推其心以必勝為主故無有尊貴視之一如匹夫不受其挫必反報之吳因之曰黝舍二節不是實敘當時行事總是極其形容話頭看一思字視字正摹寫他意在必勝光景即下節舍之言亦是想像他無懼為主而代為之語耳要

孟子集注卷之三十三 梁惠篇下 三十三 課本

知黜舍不重。只借黜舍引到曾子上去。○語類孟施舍北宮黜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着他心。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

孟姓施發語聲。語類此是古注說。後面只稱舍字可見。舍名也會合戰也。舍

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語類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量敵慮勝乃孟施舍譏他人

之言。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說統視不勝只是逆料底說話。此時猶未戰亦尚未會不勝。量敵慮勝正與視不

勝猶勝相反。末二句又是自解其視不勝猶勝意。蓋心主無懼便儘力向前，雖不勝亦無悔也。○進是往與之戰，會則已進。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慶源輔氏

曰註云舍蓋力戰之士亦以其言而知之也。惟其心以無懼為主故不問其徒之象寡我之勝否遇敵則戰也。○新安陳氏曰黜舍本以心有主而能不動一則主於必勝一則主於無懼蓋是粗猛之不動心。孟子此處且敷演粗說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黜務敵人舍專守已。慶源輔氏曰黜務敵人謂專以必勝於人為主也。舍專守已謂專以我無所懼為主也。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語類問子夏篤信

箇雖無事實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以無忘其所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着他此處便見得他有箇緊把

孟子集注卷之三十三 公孫上 七 敬復堂

定底意思。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

有所似。而明之非以其道為同乎。孟子特以其氣象之相似

似子夏。只在入已二字。彷彿近似。說得着實便差。○條辨

黜舍與曾子子夏大不相同。孟子却道他相似。要緊處何

為着此間文。正為不論精微。但論外面假氣象。則舍亦可

似曾子。黜亦可似子夏。然則不論精微。但論假氣象。則告

子亦何不可似孟子。於此四人。不相粘合處。賢猶勝也。約

要看得粘合。又要於粘合處。看得實不粘合。賢猶勝也。約

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

為得其要也。雙峯饒氏曰。孟施舍取必於己。其氣象似曾

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

等級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孟施舍守其在己者。為

得其所守之要耳。○說統務敵。人則在人。強弱不可預必

專守已。則只一無懼。雖敗亦勝。故所守為得其要。○集解

守約不是守這約。言所守者得其約。約非一物。如何可守。

守字正要活看。但此守約。只為下面守約作引子。蓋由敵

人不如守已。漸引到守氣。不如循理上。此節不是語脉。止

處連下文看方得。以三節一路說來。總借二子之養勇起

會子之大勇也。○輯語。因公孫丑借孟賁。故孟子亦借黜

舍。一步步打到自己身上。故二子中。已是北宮陪舍借黜

舍。陪出曾子。子夏却又。是子夏陪曾子。孟子之學原本曾

子。故說曾子。正是陪出自己。一路脫卸到曾子。丁仕空中

形影譬颺。是孟子文章神化處。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

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慍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此言曾子之勇也。之由在於自反而縮。下文詳之。○新安

聲喘之。瑞反。

孟之集註卷之三 公孫上 左 敦復堂



陳氏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  
說蓋自此自反

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合訂曾子而縮發之也  
子即後文孟子願學之孔子此節已為後文伏根○輯語  
昔者曾子謂子襄節是不動心源流公案後半章推尊孔  
子作結乃一辨縮直也即後文直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  
香從上法乳也

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文集儀禮禮記多有縮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

蓋本於此乃一章太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雙峯饒氏曰縮

不縮指理言不揣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  
理屈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亦為之屈吾之理  
直雖千萬人之眾在所必伸孟子因丑有過孟賁之語所  
以先說黜舍然後說歸曾子來○魯齋王氏曰此與孔子  
言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意相表裏○吳因之曰自反而  
不縮四句須體貼反身循理意乃得曾子只是形容以理

用氣模樣故立箇縮與不縮頭項見理所不在便恁地收  
斂退抑理之所在便恁地奮發激昂氣隨理用未嘗有理  
外之氣本意如此四句須合說乃見大勇○孫貽仲曰大  
勇全以理為主入當去不縮以求縮非合縮不縮兩端并  
說為勇也自反不縮即行有不謙於心孟子言集義兢兢  
以不謙為戒總欲去不縮以求縮其意蓋本於此○愚按  
工夫全在自反兩字正是細心體勘處後文直養無害  
集義所生配義與道盡包攝裏許其必兼不縮言者正以  
稍有不直即集義之功未至而行有不謙於心也原不是  
聽他不縮此其所以理直而氣壯此其所以為大勇所謂  
四句須合說者其義如是若認上  
下截為老氏之守雌便去之千里

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按上文明說

到此却目之以守氣須將守字微逗云舍之所守非真能  
約也氣而已矣此句點次既清則下句之義自出○輯語

兩箇守約迥不相同。只換一箇氣字。而曾子之約。自見。○紹聞編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當畧點。又不如

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精義明道曰北宮黜

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

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伊川曰。勇一也。而用不同。

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或

問孟子既以孟施舍為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子

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

為一物而可守也。蓋黜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黜比舍。則

舍之守為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為

得其要也。今謂約為一物而可守。而遂以守氣不如守約

為言。則是約者孟子既以與孟施舍矣。而又可奪而歸之

曾子耶。○語類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

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

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黜之

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

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說約黜不如舍。是人與已之辨。舍又不如曾子。是理與  
氣之辨。○紹聞編孟子歷言北宮黜孟施舍之養勇。都不  
露箇氣字。而氣字在其中。直到說曾子後。然後曰孟施舍  
之守氣。只一氣字。斷盡了。其引曾子告子襄一段。自反而  
不縮。自反而縮。此兩言。乃一章血脉。包括管攝處。後面以  
直養而無害。是從這箇縮字來。此人所不知。而不知配義與  
道。集義所生。都管攝在這箇縮字裏。朱子識其意。故於此  
節。註云。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始露  
出一理字。黜舍之所不能識者。在此。孟子告子之所以得  
失者。在此。○張曉樓曰。通章氣字至此。始見理却離氣不  
得。只所守必以理為主耳。舍守氣而不顧其理。與告子之  
暴氣其歸一也。曾子集義配義之學。本此。○李安溪曰。氣字  
主而氣輔之。孟子集義配義之大勇。亦不離却氣字。而又不  
是此章眼目。雖曾子孟子之論。氣二字。必于此倡明。人見  
容以無辨辨之。自此處始。故理氣二字。必于此倡明。人見  
黜舍非大敵。謂許多精微之論。必待告子而後發。不知告  
子自破除了。氣字辨。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  
之。又是另下話頭。

詳之。語類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為公孫丑問得無了期。故有後面許多說話。又曰此下為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止就前段看。語脈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思足。

東陽許氏曰章首至守約為第一節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  
 之也。蒙引丑問是兩平。孟子只述告子之不動心者而論斷之。亦就見得已之所以不動心也。告子謂

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  
 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  
 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速謂年未四十而先不動心也。語類告子四語即告子  
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于其言則日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差別處當看上文云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却如此答便見得告子只是硬做去更不問言之是非便錯說了也不省如與孟子論性說性猶杞柳也既而轉性猶湍水也他之不問是非信口說出定要硬把得心定不得於言謂言之失也勿求於心謂言之失非干心事也此其言所以與孟子異故孟子後文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按外義是告子病根其不能知言不能養氣俱坐此。○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說也。告子  
 只去守箇心。求得於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  
 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  
 問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自已之言。耶。是他人之  
 言。耶。若要得後面知言處。相貫。則是他人之言。日這一段  
 前後都相貫。即是一樣。言語告子。於此不達。則不復反求  
 其理。於心。按此與集註義合。不得於言。只是不曉這說  
 話。言只似道理字。或問告子。之所得者。已之言也。孟子  
 子之所謂者。他人之言。蓋告子不自知其言之所以失。而  
 孟子乃兼貫物我。舉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是以其  
 心正理明。而無疑於天下之故。按此則前後言各有當。  
 文集問擇之。謂不得於言。謂在已失之於言也。而孟子與  
 公孫丑問答論知言大槩。謂知人之言。不知擇之。之說。還  
 可從否。日孟子文義正謂在已者。失之於言。耳。然言為心  
 聲。則在已。在人。皆如此也。按此又融合前後說。觀後知言  
 節注。彼告子者。不得於言。云云。亦前後併合。則此處主自  
 已之言。亦得條辨。云告子不自知其言之失。是於源頭處  
 先不清。更何能知天下之言。孟子既兼貫夫物我於天下

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又安有不自知其言之失。孟子既  
 之理。此言字雖有不同。而未嘗不可彼此互勘也。

誦其言而斷之。日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

而緩其末。猶之可也。慶源輔氏曰。氣固有時而能動其心。然心之不正。則未必皆氣使之。心是

本氣是末。所以為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尚為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

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文集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

故勿求於氣。未為盡失。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

日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明道先生日。人必有仁義之

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所以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可也。又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  
 皆此意也。然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  
 之說。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  
 取其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內  
 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

孟子集注卷之九 公孫丑上 敦復堂

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  
 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  
 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  
 然以為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  
 亦豈能終不動者哉○告子之意以為言語之失當直求  
 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  
 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  
 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  
 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辭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  
 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  
 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弗求諸心之驗也○或問告子  
 所謂勿求者二亦文同而意異蓋一以為無益有損而不  
 可求一以為理所必無而不必求讀者審之則得其文意  
 而知其所以失矣○語類告子謂言有所不知者則不可  
 求之於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言  
 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其不得於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於言亦反能動  
 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

知理告子既不移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  
 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  
 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  
 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  
 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  
 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  
 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脉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誠淫  
 邪遁之辭方為有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  
 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此章文義節節相承須逐節  
 次第理會此一節只言告子所以先我不動心者皆是以  
 義為外故就告子所言以辯其是非耳○季衷一日告子  
 初間用工夫猶見有不得便猶心動因此遂割絕使一理  
 俱不出不入後來亦無復不得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  
 無不得時便成箇告子底不動心

而有所未盡之辭耳集解不可兩下相對可字只是跌  
起不可不可二字已將勿求於心之  
轉斷煞了此下故不復論只承可字作  
若論其極以理之  
轉破他勿求於氣之并不得為真可

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

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集解心知而氣無知所以為

持足之行皆靠心作主猶卒徒之聽命於將帥也不言心

而言志者以心之動而有所向處言因說氣之帥故志字

尤明切心無形而氣有質所以為體之充氣與體有辨體

是耳目手足之類氣是視聽持行之類氣行乎體之內故

以充言充字要見輔志意志而無氣則志亦無所使猶卒

徒單弱則主帥無衛矣總之志而氣則往來充塞其間此志

宅為體志令於體體從乎志而氣則往來充塞其間此志

氣之相為用只在體中認取語類問氣體之充日都是

這一點母子相生出如人之五臟皆是從這上生來按母

子謂氣也問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不同日氣便只是

這箇氣所謂體之充也便是志乾氣坤而人物之所資以

注云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

為體者也此可見體之充即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充字

宜玩左傳日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大聰明大力量人魂盛

魄強便擔當得無限大事發揚得無限義理這便是充之

意便是塞乎天地之間也人孰無此氣患不能充爾充則

浩然矣只觀帥字體之充字便見持志養氣兩事相須

使丑識得不須再問矣蓋將雖勇然部伍簡練號令精明

動由紀律卒徒上工夫亦是不起固是帥之定處然設或

夫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

被他驚不已自家如何睡得安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

養其氣精言夫志六句每上一句承上可字意是實每

孟子集註本義源流

卷三

三

課本

課本

未發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精義明道曰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又曰率氣者在志養

氣者在直內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曰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伊川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所以防交相養也或問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

語類此是兩邊做工夫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事這便與氣如何分別且以喜怒言之有一件事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喜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喜若當怒也須怒把捉教定發必中節這便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籠暴了便是暴其氣又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且如只行得五里却硬要行百里只舉得五十斤重却硬要舉百斤凡此類皆能動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

便是養氣之道也雙峯饒氏曰君子所以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鸞和步中禾齊皆欲無暴其氣也

○四書通集註於持志曰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為成德之事潛室陳氏曰集註謂致養其氣即無暴氣發得暴失養故也必言致者見養氣之難須以集義為本又無正忘助長之弊方為能致其養也按無暴之功直貫通集義必有事兩節○讀書錄持志兼靜存動察工夫暴字暗與善養相反置而不養固暴也養而不善亦暴也○精言不得於心有自心生者有由氣致者志在聲色以致耳目昏亂此自心生者也故當持其志耳目偶觸於聲色以致心志盡惑此由氣致者也故當無暴其氣敬義夾持內外交養方是聖學全體工夫○蒙引問持志與無暴其氣孰重曰論理持其志為重論孟子此節之意則無暴其氣為重愚按重無暴其氣者對告子之勿求於氣而言也然本節尚不宜顯露○條辨持志只對不得於心無暴只對勿求於氣見內外本末當交相培養之意至告子之不但不能養氣而強制不動亦不可謂

持志固未及辨也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

動之大畧也。新安陳氏曰下文知言養氣其根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

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愚按反是而觀則孟子之心未嘗取必於不動而自然不動其畧已可見矣

輯語到不得而後求已是補救末着况勿求乎知言養氣是不得前一步工夫與告子之所謂求本自不同

告子只強制於臨時孟子惟培養於平日此自然不至於不得而心之所由不動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

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

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

語類志至氣次只是先後志在此氣亦隨之公孫丑疑只就志理會

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云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云蹶趨之氣亦能動心

輯語上節夫志以下六句平列無疑疑關在至次二字孟子輕下原平公孫重讀覺仄耳孟子平中之仄在氣而公

孫所疑之仄却在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志其錯絡處在此

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

之動。孫疏志鬱壹而不通是謂志壹則動氣氣鬱壹而不通是謂氣壹則動志

語類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蓋既要持志又須無暴其氣持志養氣二者工夫不可偏廢以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觀之則見交相為

養之理矣或疑氣何以能動志曰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

面也○張曉樓曰兩壹字與上持字無暴字對翻兩動字與上帥字充字對翻蓋惟志為氣帥故不可不持不持則



志壹而動氣尚能帥氣乎。惟氣為志輔。故又不可暴暴則氣壹而動志尚能充體以輔志乎。如此對勘則兩壹字兩動字之均為不好字眼無疑。又曰壹訓專一。猶偏着也。動為搖撼。觀上文不動心及本文動其心句可知。此承丑問以明志不持則壹。壹則害氣。氣暴則壹。壹則又害志。兩則字語勢分明。氣壹孟子自註志壹則大學正心傳之有所中庸章句之偏倚皆是。且論文法有語勢兩同字義兩異者乎。觀精義明道云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及語類源頭濁則下流亦濁一條。未有說向好一邊者。前輩唐荆川文將志壹動氣仍講成志氣之帥而蒙存諸說又謂兩句俱兼善惡言殊謬。○紹聞編志帥氣則可志動氣則不必皆善。蓋動字已不好也。志以帥氣靜則清明動則循軌。何動之可言。○條辨曰壹曰動都是偏勝平矣。凝冰焦火皆志使然也。○孫疏志則將帥譬也。氣則衆字眼。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卒譬也。心則君譬也。君任將

帥將帥御衆然則志壹則動氣如將帥悖則動衆卒矣。氣壹則動志如衆卒悖則動將帥其上又有以動其君矣。由此論之則既持其志又不可不知無暴其氣矣。○語類持其志無暴其氣此是言養氣工夫內外須是交盡不可靠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才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蹶趨形容之。○今人奔走而來偶喫一跌其氣必逆而心亦動是氣之能動其心如人於忙急之中理會甚事亦是氣未定也。○問蹶趨而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蹶趨自是動其心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得曰蹶趨多遇於猝然不可支拄之際所以易動得心曰便是。○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着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蒙引氣動志不止於蹶趨凡視聽言動氣用事到勝處皆能動心所以說致養其程子曰志動氣本文單舉蹶趨只是就粗且顯者言之耳。○子問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子云者而不盡善之於此亦可見矣。○精義明道又曰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

孟子集註卷三 公孫上 敦復堂

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按此亦畧照應上節可字之意。見得氣動志者雖少，然正未嘗無其人，不可以暴其氣也。○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此為第二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

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語類丑既知告

孟子之所以得故，知言者盡心知性。迹朱盡心是知至知性，是物格。本文只現

成說，其所以然，工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

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精義明道曰：孟子知言便是

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伊川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

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語類知言知理也。○我知言者，能識羣言之是非也。○言之所發，便是道理。人只將言看做外面，且如而今對人說話，入說許多自家對他便，是自家已事，如何說是外面事。○問向看此段，以告子不得於言，是偶然失言，非謂他人言也。○曰：某向來亦如此說，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告子聞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為無害事，但心不動足矣。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按此與前所列告子不得於言，下諸條互相發。○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說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都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不知言，如何養得氣？德脩云：先須養有尺，便量見天下長短。○曰：須要識這尺。○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問：養氣要做工夫，知言似無工夫，得做工夫，豈不做工夫？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理，一審處，得是其氣，方充大。按以上三條，皆發明孟子所以先說知言之故。然在本文，却只是二項平說，開浩然盛大流行之說，看集註，蓋惟知言以下，只對舉可見。

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語類蓋天地之氣而吾之所得以充其體者也。浩然之氣清明不

足以言之才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公孫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

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本自浩然失

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得子細

養故餒。慶源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才怯小則便非氣之本體才鬱塞則便非氣之本用氣即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者其本然之體用自是浩然由失其養故餒之而不充乎體。

集解氣本浩然非謂善養後才能浩然故曰吾浩然之氣思惟孟子為善養之謂亦惟善養才見得是吾浩然之氣耳。

以復其初也。語類問浩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箇氣若不曾養得剛底便粗暴弱底便衰怯又

日氣魄大底雖金石也透過了。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義理中出來者即浩然之氣從血中出來者為血氣之氣耳。

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

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弱者則委靡異懦都不解有所立作惟是養茂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

○精義伊川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雙峯饒氏曰孟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却是說養氣做工夫處愚按工夫必夫自在集義有事勿正以下乃其做工夫之節度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

黃氏洵饒曰無所疑即道明無所懼即德

立○慶源輔氏曰疑懼二字正與首節註文恐懼疑惑四字相應道體也義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無餘一事來則以一理應之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此其所以當大觀貼得起勇猛果決而不留行何懼之有。

任而不動心也。語類此章只是答公孫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許多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是箇

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為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以掩襲於外而得之也

心殆亦冥然無覺惇然不顧而已爾或問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

此章之言反復求之則亦有曉然可見而無疑者蓋其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已之所長以著明於後今以其同者而此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失也失即孟子之所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得移易者又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已判然於胸中而無所動虎豹豺狼之眾又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故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所養

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擒者特幸而已○語類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為外而不復考其得失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為未而不求其得失可見矣○條辨不能疑安能不疑不能懼安能不懼告子之冥然不疑悍然不懼與孟子由所疑而究極之以至於自無可疑由所懼而充長之以至於自無可懼不啻淄澠涇渭然兩我字正與告子對針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

按志氣之說固是已見上文但孟子此處知言養氣並舉顧不獨曰氣而曰浩然之氣此四字實自孟子創言之故丑於知言且置接口便問浩然之氣蓋亦震於其名謂而浩然氣自可養而不可言丑不問如何善養而遽問所謂浩然此亦如門外人欲知門裏事豈是語言所能了故孟子先曉以難言語類中又有一說謂丑留得知言在後問

者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誠意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工夫起頭處細按似遜註說之較穩然亦均不必泥只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隨本文節次看去自得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淺說欲微言其妙則恐其入於晦欲顯言其似則又恐其入

涉於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按實

有是氣乃正其心所獨得處○精義明道曰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

氣謝氏曰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他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氣雖難言却須教他識箇體段始得故曰其為氣也云云○集解丑

不問善養而問浩然之氣是問浩然模樣光景難言只是難為舉似意孟子因丑之問覺這體段分明在心日間却十分微妙大費形容下文兩其為氣也正是從難言中摹擬想像而出或云

遂備言之者非也

其為氣也至天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天初無限量言極盛大他那力量隨甚麼事都做得到是橫說至剛不可屈撻言

剛勁他要這等做隨甚麼都止他不得是直說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

體段本如是也慶源輔氏曰初無限量便是盛大不可屈撻便是流行即所謂浩然之氣也不言用

者舉體則足以該之矣○象引輔氏謂舉體以該用者非也體段猶云形像模樣耳非體用之體○語類兩箇其為

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惟其自反而氣可將如此用按此與尋常說體用自微別

縮新安陳氏曰照應本章上文釋之以直之直字即上文縮字意○語類養氣一段緊要處是自反而縮以直養

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者在此三句上看○居則得其所養業錄天地間正氣須養養只要直只是義

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語類養而無害要養又要無害助長是害處又曰必有事焉只是集

義○條辨集註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而字分作一拆看  
 下文既說必有事是直養矣却又說而勿正是無害既說  
 心勿忘是直養矣却又說勿動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  
 長也是無害故而字定須清出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  
 閒矣語類問浩然之氣如何塞乎天地曰塞乎天地之閒  
是天地之正氣人之血氣有限能養之則與天地正  
氣亦同又問塞莫是充塞否曰是遍滿之意○問他書不  
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  
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太抵只是這箇氣又不是別將  
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  
能仰不愧俯不作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  
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  
乃其效也○輯語至大至剛是虛空擬議即塞乎天地亦  
虛空氣象須工夫到此才得此箇消息即未嘗身造  
其境也須相去一二級見得聖人體段方知此語不虛此  
節只說本來體段似無須說到直養工夫緣人人有此氣  
因不能善養則日就銷縮自信不及必借直養無害者身  
上才信得此事真實正孟子善言難言之法按至大至剛

下。本自可直接塞于天地之間。正爲人信不及。故須揭出  
 以直養而無害與之填實。才見分明。但直養無害在此處  
 亦只就現成指點。未是說工夫。工夫自在集義。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  
 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

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語類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氣  
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故程子謂天人一  
也。云云。○氣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  
也。所謂至大至剛者。乃氣之本體。如此。但人不能養之而  
反害之。故其大者小。剛者弱耳。○慶源輔氏曰。浩然之氣  
本是天地之正氣。然天人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爲  
己之氣也。養而無害。則全其本體。而塞乎天地。若不務集  
義而所爲一有私意。遮隔了。則便不流行。而欲然餒乏不  
足以充乎身。而失其正大之體也。○輯語塞天地間。不是  
空壳子話。天地間本無非此氣。流行瀰滿。更無空闕處。天  
人一也。只爲人不能直養。不能完全此氣。與天地不相親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三公孫上

三

敦復堂

切。若果能直養無害，則天地間氣，即我之氣。位天地育萬物，亦復流行，瀰滿更無空闕處。所謂塞也。又曰：氣之本來，與究竟一天地耳。而其所以塞處，却在天地之間。若離却之間，泛說氣盈天地，直是寬皮大話。看世間許多事物道理，皆聖賢之氣為之，貞幹充周。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上蟠下際，更有何天人之別。

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語類問謝氏云：云竊且此氣無虧欠而得其正，即加勿忘勿助長之功，以存養之。如何日夜氣者，乃清明自然之氣。孟子示人要切處，固當存養。若浩然之氣，却當從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之語看之。至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於此得其正而無虧欠，則其氣浩然。天下太事何所不得。○問塞天地莫只是一箇無虧欠否。曰：他本自無虧欠，只為人有私曲便欠。却他底且如萬物皆備於我，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却他底，便不快活。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無欠闕也。以此見浩然之氣，只是一箇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或問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為句，而程子從之，有成說矣。子之不從何也。曰：

程子之前，固有以至大至剛四字為句者矣。則此讀疑亦有所自來，不獨出於近世之俗師也。今以直字屬之上句，則與剛字語意重複，徒為贅剩，而無他發明。若以直字屬之下句，則既無此病，而與上文自反而縮之意，首尾相應。脈絡貫通，是以寧舍趙程而從俗師之說。太抵此章文勢，雖若斷絕，而意實連貫。如告子之不得於言之言，勿求於氣之氣，與孟子之知言養氣，亦是隔數十句而互相發明。與此相類，若如諸說，則間斷隔絕，都無干涉。未論義理如何，亦不復成文字矣。按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為句，詳見精義。今已無有從之者，存此亦可見朱子讀書之審細。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語類問配字從前只訓合，先生以助養得那氣充，便不餒。氣充方合得那道理，所以說有助之意。○問合而有助，助字之訓如何。曰：道理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帖起來，便自主張，無所不達。如今人非不為善，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便只是一箇衰窳底人。李

先生曰配是襯帖起來又日若說道襯帖便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滾發出來思之一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說配字極親切○西書通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滾出來之意所謂助即延平所謂襯貼起來之意也條辨惟其一滾出來所以能襯貼得起非道義自道義而義者人

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語類配義與道道是體一事

是義○道是體義是用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道義別而言則道是體義是用體是舉他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慈孝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孟子後面只說集義○按下節止言集義本節於義道中間着一與字非必以義為尤重也義道雖體用對說原是一理未用上見故義與氣較親切而義不孤立則必推其原於道以制化裁之宜道不虛行則必授其權於氣以盡鼓舞之道

用故人心不可一日無義與道即不可餒飢之而氣不充

體也餒字只對前文充字看氣不言人能養成此氣上節

氣也是承浩然字虛說此節其為氣也乃就上節直養無

害說來故集註提明人能養成此氣見得文法雖同而意

別理自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

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

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或問何以

義與道也日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是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必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有是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也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為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氣



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為廉然之餒矣或畧知道義之為  
貴而欲恃之以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  
語類上節既說浩然如此又言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謂養  
成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方觀貼得起不然雖有道義其氣  
懾怯安能有為無是餒也謂無浩氣即如飢人之不飲食  
而餒者也○問配是合否曰配亦是合底意須思是養得  
這氣做得出方合得道義蓋人之氣當於平時存養有素  
故遇事以氣助其道義而行之配也助也若於存養上  
養有所不足遇事之際便有十分道理亦畏怯而不敢為  
問莫是見義不為無勇也底意思曰亦是這箇道理又曰  
所謂氣者非干他事只是自家平時仰不愧俯不怍存養  
於中其氣已充足飽滿以是遇事之際自是索然而無餘矣○  
平時存養少有不則遇事之際自是索然而無餘矣○  
配從而合之也氣須是隨那道義如云地配天地須在天  
後隨而合之婦配夫亦然畢竟道義是木○問何謂合而  
有助他日此語已精如有正將又立箇副將以配他乃所以  
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果決以進如這一事合當

恁地做是義也自家勇敢果決去做便是有這浩然之氣  
去助他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恁地做又惡縮不敢去做便  
是餒了無此浩然之氣如君有過此臣諫之是義也○  
死不顧者便是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一氣餒了便成欲  
縮不對便是氣餒便是欲然之氣○配義與道只是說氣會  
然之氣不調和便成忿厲之氣○配義與道只是說氣會  
來助道義若輕易開口胡使性氣却只助得客氣人才養  
得純粹便助從道義不可見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為無  
此氣則道義亦不可見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為無  
其氣耳譬如利刃不可見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為無  
以扶持之仁或見困於不仁義或見陵於不義○將這氣  
去助道義方能行得去若平時不得養這氣衰頹了合當  
直了有甚怕他不敢動着知朝廷欲去這氣衰頹了合當  
這氣自衰了其氣如此便是合下無工夫所謂是氣自去  
生者須是平時有集義工夫始得與道是率然臨事氣自去  
助他集義是平時積累工夫配義與道是率然臨事氣自去

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自有頓放處又曰集義與配義是相向說初問其氣由集義而生後來道義却須那氣相助是以無所疑憚又曰氣由道義而有而道義復乘氣以行無異體也無所疑憚若其無此則如食之不飽雖欲勉於道義而亦無以行矣○問無是餒也是指義是謂氣日這道義而亦無以行矣○問無是餒也是指義是謂氣日這下再起說所以生此氣每一件事做得合義便會生這氣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川云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命得此是金器且如今人有氣魄合做事便行得去若無氣魄雖自見得合做事却做不去○又集上既言其為氣也以此發端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若如來喻以為是道義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若如來喻此亦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按本節只重養成之氣配道義而行至無此道義即氣為之餒自是下節行

課本

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句中意○精言餒只體不充意後言不集義以養氣則體不充此言體不充不能配道義以有為總一體不充而已不能集義是餒字原頭不能配道義是餒字究竟餒字總一般愚按餒字對充字體不充以氣不足以充其體也下節註行有不慊於心只說到其體有所不充便止體之餒其為氣之餒可知本節餒字自說不得道義餒然註中於體有所不充下必說到不足以為便則定不能配道義隱然見得氣餒而道義亦似與之俱餒蓋氣不浩然則吾之道義不能行行亦不能盡是即所謂餒也但此理須善會其意仍歸氣上見得養成之氣斷無不可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篋口劫二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語類問集義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箇

是而已矣。○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宜自然積得多。○集猶聚也。處物為義須是事事要合義且如初一件合義了第二第三件都要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趙氏息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襲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伐晉遂襲莒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

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

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

外而得之也。精義明道曰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累土為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山已成形乃名為山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無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之德方始見浩然之氣又曰集義所生者集眾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於充塞天地必積而後至行不慊於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義乃能生。○或問氣所以配乎道義者也而又曰集義所

生何耶曰是則程子金器土山之喻至矣而吾所謂有理然後有氣故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者亦詳且明矣曰孟子深闢義外之說矣而其言曰集義又似有取乎彼而集之於此者何也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謂集義者也豈曰取於彼而集於此哉。○語類孟子許多論氣處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問此氣是當初稟得天地底來便自浩然抑是後來集義方生曰本是浩然被人自少時壞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因集義合下來便恁地剛勇如何曰此只是籠氣便是北宮黜孟施舍之勇底亦終有餒時此章須從頭節節看來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不可只畧微涉說得去便是了。○以直養是

自反而縮集義是以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自然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掩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已有也又曰義襲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吾氣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問集義是以義為內義襲是以義為外否曰不必如此說此兩

句是掉轉說如云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蓋義本於心不自外至積集此義而生此氣則此氣實生於中又曰氣者道義之成質故必集義乃能生之○襲如用兵掩襲之襲如才得行一件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以為浩然之氣可以攬拏而來夫是之謂襲若集義者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義積累既久之事合義然後浩然之氣自然而生如金穀之學向來包子只管說集義襲義某嘗謂之曰如此說孟子孟子初無襲義今言襲義却是包子矣其徒如今只是將行得一事合義便指準將來長得多少精神乃是告子之意愚按此謂乃告子所疑於吾儒之意故孟子與他別白不是告子以此自居之意也○非義襲而取之見江西人只愛說襲義不知如何襲只是說非以義掩取是氣蓋氣自內而生非由外而入按襲襲而取之五字須作一氣讀謂在義上襲取乎氣非以氣襲義之謂也如以義襲為襲義則是襲而取之者非氣也乃義也與上句文氣不相聯屬矣故前一條云孟子初無襲義○上文三句本是說氣此兩句是字與非字應襲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曰此氣乃積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

云爾又曰生字與取字相對說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身外面取來○新安陳氏曰二是字不同無是餒也此是字指浩然之氣言是集義所生者是字正與慊快也足也言下句非字相呼應猶言是如此非如彼耳

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精義明道日只着一箇私意便是餒便缺了他

他義不起然義有欠缺即氣亦餒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竊謂氣與義必相須曰無義則做浩然之氣不成須是集義方成得浩然之氣○義者宜也凡日用所為所行一合於宜今日合宜明日合宜集得宜多自覺胸中慊足無不滿之意不然則餒矣○浩然要事事合義一事餒便行不得○氣只是充乎體之氣元與天地相流通只是仰不愧俯不作自然無恐無懼塞乎天地今人心中才有慊愧則此氣自然消餒作事更無勇銳○愚按舊解云行有不慊於心句是承上兩句而發其意非也上文非義襲而取只反言以見氣生之必由集義耳行有不慊於心則仍

跟集義說下註中一有不合乃對集字而言見得所行才  
不合於義即於心不慊而其體不充此養氣之所以必由  
集義也若襲則何從語此哉義集則心慊心慊則氣生氣  
從義義從心一路箭鋒相直則外義者之為不知義自應  
倒 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

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蒙引合於

心其心慊則其氣充夫心之慊否係於義之得失則義之  
非外昭昭矣告子既外義則必不能集義矣不能集義而  
能先孟子不動心者豈其不動心之謂哉○文集讀聖賢  
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  
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如孟子答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  
之氣為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  
而自生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  
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

矣言心有慊即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  
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為外則其不動心也直  
彊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  
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有  
以義為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  
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  
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為外  
而以為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為此與告子之言  
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  
浴而譏裸裎也○語類問集註云告子外義蓋外之而不  
求非欲求之於外也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  
理會因說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  
某以為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似  
告子外義按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可見告子是外義並  
非襲義○問浩然之氣集義是用工夫處曰須是先知言  
知言則義精而理明所以能養浩然之氣知言正是格物  
致知苟不知言則不能辨天下許多詖淫邪道將以為仁

不知其非仁將以為義不知其非義告子不以集義而生此浩然之氣按此見集義必先精義告子不能集義由於先不知義故集註以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又語類中凡論養氣每推本明理推本知言在本節雖非正旨而前後自相貫通故略採其要語○李安溪曰義內義外是兩家心學不同之根因外義故又并言與氣而外之而但守其空虛無用之心此告子論性與此章之言相為表裏處也外義則不集義而無以養氣且外義則不窮理而無以知言皆是一串病痛○告子外義見吾儒氣輔道義以行心疑吾儒是以在外之義襲取在外之氣故孟子辨其非然曰吾浩然之氣乃是集義於內而生非為義於外而襲取告子疑氣為可襲取者其病根在於外義也○非義襲而取向不重只是明義之根於心故能生浩然之氣而告子之不知氣由不知義耳○愚按是集義非義襲乃特為告子扶破疑團以見氣由義生氣在內正緣義在內不然如何不嫌於心便致氣之餒而告子之勿求其外氣由於外義故直斷之以未嘗知義此為孟子當日語言歸宿非謂告子為襲取之徒也義襲正告子心疑吾儒事

夫彼既外義豈復肯襲義哉惟外義故不知集義所以養氣并不知行義所以慊心其勿求於心勿求於氣冥然悍然病根皆坐此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入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史之

有事

文集必有事。如言有事於上帝，有事於顯，與之類。非是用力之地。乃言須當用力也。述朱此如言有事於

集義不可直。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作做工夫說。正反戰不正勝。不正者不期也。言師出不可必期其反戰不可必期其勝也。如作正心義亦同。

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

較清。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

充。即前氣不充體之充。須作此。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

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

長何謂也。曰必有事焉。言必當有所事乎此也。勿忘者言

不可預期其效也。心勿忘者言不可忘其所有事也。勿助

長者不可強其所謂充也。大抵今人之學或以豫為之期而不為其事。其或能有所為者則亦必期其功期而不至

則或以為無益而忘之。或不勝其欲速而助之。此衆人之

通患也。故孟子言養氣者。惟當集義以為事而不可期於

襲取之功。不可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又不可以其氣未

充而助之也。按先四層統舉合作兩層。後兩層並舉歸重

助長。題分已畧盡於此。○問以上下文意推之。孟子之所

謂有事者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則每以有事於敬為

言何哉。曰孟子之學以義為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為

入德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

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非義不能以自行

故程子雖言持敬而於其門人有事於敬之問亦未嘗不

以集義為言也。○精義明道曰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

敬也。勿正正之為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

長。又曰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問伊川必有事焉。當

孟子集註本義滙考

卷三公孫上

三

敦復堂

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持之。久必別。按此論敬。非本義。然皆為學要語。故因論有事而并載之。○居業錄必有事焉。即主一無適。故程子以為敬也。朱子以必有事焉為集義。因上文而言。敬在義中。為本也。朱子是本文意。程子是言外意。○文集此一段。依孟子本文。只合就養氣上說。集註言之備矣。二程先生移就持敬上說。却是養氣已前一段事。工夫雖密。然恐不若且依孟子看也。○語類必有事焉。孟子正說工夫處。且從上面集義處看來。便見得必有事焉者。言當必以集義為事。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來自。有以應之。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為。而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集義是養氣底。丹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底。火法。又曰。今人說養氣。皆謂在必有事焉。四句上要緊。未必在此。藥頭只在那以直養而無事。及集義上。這四句。却是箇炮炙煅煉之法。○必有事焉。是事此集義也。而勿正是勿此氣也。浩然之生也。心勿忘。是勿忘此義也。勿助長。是勿助此氣也。他祇是集義合當做底。便做將去。自然塞乎天地之間。今若謂我要養氣。便是正便是助長。○正

便是期必。集義多則浩然之氣自生。若着一箇意在。這裏等待他生。便為害。今日集得多少。又等他氣生。明日集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這都是私意。只成得一箇助長。恁地。則不惟氣終不會生。這所集之義。已不得為是了。○勿忘。正便是助長。但勿忘。則自然長助長。則速之。如握苗者也。問。正便是助長。否。曰。正未是助長。待其效。而不得。則漸助之。長矣。蓋必有事於此。然後心不忘於此。正之不已。然後有助長之患。語意先後。各有重輕。○事正忘助。相因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下兩句。非是覆解。上兩句。此自有淺深。○必有事焉。謂集義。正是期望。忘是不把做事。助是作弄。意思。自有此等。人孟子之意。只是如此。粗言之。要之。四者。初無與養氣事。只是立此界限。如東至某。西至某。其中間一段。方是浩然處也。○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忘。助長。恰是剩底。却被這三句撐拄。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然活轉自在。人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才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着。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明道所謂。鸞飛魚躍。同活潑潑地。只是這些子。○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



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  
 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便不動。  
 恰如說打硬脩行一般。又曰孟子是活底不動心。告子是  
 死底不動心。○黃氏四如曰孟子工夫全在養氣上。以集  
 義為主。勿忘是工夫不可緩。勿助長是又不可急。如煉丹  
 有文武火。火冷則灰死。火猛則丹走。惟慢火常在爐中。可  
 使二三十年伏火。然後養得成丹。孟子下工夫有節度。如  
 此。○蒙引人固當養氣。但養氣者只當於義上着工夫。不  
 要於氣上着工夫。正與助長者正是於氣上着工夫。其忘  
 者又不能於義上着工夫。到底○輯語勿忘即對有事勿  
 助。即對勿正。仍就上句申入一步耳。○三勿字作三平看。  
 者固謬。即分上下兩截。而兩截看來仍是一樣者。亦非也。  
 上句有事是正。勿正是轉味。必字而字可見。下兩句  
 句勿忘是張。勿助長是翁味。註但當不可字自見。閱憂也。  
 擾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  
 耘者。忘其所有事。掘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

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掘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  
 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  
 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  
 而又反害之矣。或問助長之害甚於舍之何也。曰舍之之  
 已助之長。則知其不嫌。而又作為以張之也。較是二者其  
 為罪之輕重可見矣。○語類看助長說曰孟子必有事焉  
 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與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  
 一件物事。不得若論集義便過用些力。也不妨。却如何不  
 着力。得苗固不可掘。若灌溉耘治。豈可不盡力。述朱一不  
 盡力。便是不耘。一種人了。助長固是學者大病。然忘其所  
 有事。而悠悠忽忽。曠日玩時。百無一就。正不足當助長之  
 一。笑。○勿助長。是不到那地位。不可硬要充去。如未能集  
 義。不可硬要浩然才助長。在我便有那欺偽之心。施於事  
 未梢。必不勝任。譬之十鈞之力。而負千鈞。故助長之害最

孟子集註卷三 公孫上 敦復堂

大○今人之於物苟施種植之功至於日至之時則自然成熟若方種而待其必長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矣○韓退之詩云強懷張不滿弱念闕易盈無是餒也雖強支撐起來亦支撐不得所謂揠苗者也○集解學者多知忘之為害而未知助長之為害尤甚故引宋人揠苗點出一助長樣子苗則槁矣便見得助長之適以害苗天下之不動苗長者以下則引入今人養氣往往墮於助長之病也夫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固是不耘苗者不耘苗則苗日瘠矣不集義則氣日餒矣至強作其氣而使之充則直是揠苗者揠苗反以傷其本矣助長反以害其氣矣蓋私意橫生害乎天理則枵然愈甚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與苗槁正喻相關却自實主不雜○張曉樓曰助之害之榕村皆以心言與註以氣言迥異其意固謂告子既外義外氣自不屑襲義而助氣長也但細玩天下之不動苗長者句原不呆熟告子即註亦但云如告子者如字與必不能免字用得最活不似下節彼告子者為直截指定也助與舍由心助之舍之之字斷指氣下句害之之字可例見矣若粘定告子言之不得不變為助心害心以員其說

矣究之心可曰助豈亦可曰舍乎畢竟依註為妥○愚按本文害之正與前無害相應集註妄有作為正與前註無所作為相應告子固非襲義然彊制其心便是他妄有作為處便是不能免於正助處註中語意雖似在離即之間而箭鋒未嘗不恰與相直須知告子外義外氣自謂已將心氣劃開却正劃開不得通徹前後看自明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彼寄反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跛也語類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邊那一邊看不見便是如物蔽了字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又曰詖是險詖不可行故淫放蕩也淫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見水而蔽塞不見岸也又曰詖是少了那邊敦復堂

了這邪邪僻也。誑與淫只是見偏了。猶自有道理在。只管  
 一邊。那邪僻也。淫而不止。便失了。那道理。遂與正路相離。  
 了遁逃避也。問如何是遁。底模樣。曰如墨者夷之之說。窮  
 家初說。剝除髮鬚。絕滅世事。後其四者相因言之病也。問  
 說窮。又道置生產業。自無妨碍。四者相因言之病也。問  
 淫邪遁四者相因之說。如何。曰。說辭初間只是偏了。所以  
 偏者。止緣他蔽了一邊。如被物蔽了。只見一邊。初間是如  
 此。後來只管陷入裏面去。漸漸只管說得濶了。支蔓淫溢  
 才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遂與正路相離。既  
 離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其說必至  
 於窮。為是他說窮了。又為一說以自遁。如佛家之說。蔽  
 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  
 之失也。慶源輔氏曰。言形於外。故以人之有言。皆出於心。  
 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新安倪氏曰。四者之失。必然後其  
 起於蔽。故集註特提唱之。

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類語

誑淫邪遁雖是四般。然才有一般。則其餘牽連而生。大槩  
 多從誑上起。誑只是偏才。偏便自是一邊。高一邊。低不得  
 其正。如楊氏為我。則蔽於仁。墨氏兼愛。則蔽於義。由其蔽  
 故多為蔓衍。推之愈濶。如爛物相似。只管浸淫。陷在一處  
 都轉動不得。如墨者夷之所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愛無  
 差等。是其本說。又却假託施由親始之言。裁接以文。其說  
 是也。淫辭如此。自不知其為邪。如列子達生之論。反以好  
 色飲酒為善事。而不覺其離於道也。及其說不行。又走作  
 逃遁。轉從別處去。釋氏毀人倫。去四大。人謂其不可行。則  
 日雖不毀。弃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必窮也。○誑  
 如入足。跛相似。斷行不得。且楊墨說為我兼愛。豈有人。在  
 天地間。子然自正。都不涉着外人。得又豈有視人如親。  
 例兼愛得。此二者皆偏。而不正。斷行不得。便是蔽於此了。  
 至淫辭。則是說得愈泛濫。陷溺於中。只知有此。而不知有  
 他。也。邪辭。則是陷溺愈深。便一向離了正道。遁辭。則是說  
 得窮後。其理既屈。自知去不得。便別換一箇話頭。如夷之

說施由親始之類。這一句本非他本意。只臨時撰出來也。  
 按夷之施由親始之說。只合作遁辭。前一條引入淫辭中。  
 未穩。○該是偏說之說。偏於一邊。不見一邊。只是蔽耳如  
 遮蔽相似。到得就偏說中。說得淫辭便廣濶。至有所陷溺  
 如陷在水中。不見四旁矣。遂成一家邪說。離於正道。到得  
 後來說不通時。便作走路所謂遁辭也。孟子知言。只是從  
 知其偏處始。○邪辭是既陷後。一向邪僻離叛。將去遁辭  
 是既離後。走脚底語。如楊氏本自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却  
 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  
 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皆是遁辭。○問楊墨似該  
 莊列似淫儀。秦似邪。佛似遁。曰不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  
 俱有其序。自如此。○或問。該而未安。則必為淫辭。以張其  
 辭。淫而過實。則必有邪辭。以離於道。邪必有窮。故必為遁  
 辭。以自解免。凡曰異端。無不具此。○精言蔽是蔽於彼也。  
 是離於彼也。窮是窮於此也。既不在正路上行。自於邪路  
 上立。不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箇所字如看病相似。  
 往矣。

設淫邪遁是病證。蔽陷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陷所離所窮。  
 是病源之所在。墨氏之蔽在於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  
 在於見義而不見仁。其蔽雖同而所蔽則異。孟子知言如  
 明醫然。才見病證。便識病源。在何處。蒙引自其辭如何樣  
 誠。便知其心之所蔽者。何在。非文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  
 徒泛然知其有蔽而已。下做此。文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  
 而不可易者如此。○語類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是有此  
 事。則是小底節目。都以次第而壞矣。○問孟子知言處。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關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  
 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  
 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按此亦兩處互文。見意耳。先  
 後所不必拘。○雙峯饒氏曰。心才不正。到處有害。政事皆  
 心之所發。於太體既有害。則小者可知。○說統生於其心。  
 四字提起。看見得四病不是偶然一念。乃生於心者。其害  
 雖發於政事。然就生心時。便害不是流弊。○紹聞編四者  
 之失。如肝病而見於目。隨淺深為證。故知言者。即外以知  
 中。而又知其害於政事。而決然不可易。是其患不特在不

敦復堂

得於言而已。人心不正，是非反覆，禍仁義，誣生民而亂天下。有必然者。條辨孟子因知言，不覺說到生心害政。因生心害政，不覺說到聖人不易。蓋孟子關異端，衛非心通聖道，一生得力全在知言。故必說到痛快處，乃止。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語類孟子是甚麼底，資質甚麼底，力量却織悉委曲都去理會。直是要這道理無些子虧欠，以此知學問豈是執一箇小小底見識便了得。直是要無不周匝方是道理。要須整頓精神，硬着脊骨，與他做將去始得。慶源輔氏曰：此孟子之所以能知言也。因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是即其用而知其體也。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是據其始而知其終也。非心與理一，其於天下之事，如燭照數計，畧無所疑者，何能如是哉。不然，彼告則知其用者，或不知其體，見其始者，或不見其終。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新安陳氏曰集

註於知言養氣兩節俱解到告子身上，以終前不得於言至勿求於心不可之說。又曰：此章甚長，頭緒頗多，其要旨未易究也。朱子與郭中卿帖云：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蓋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此章要旨，此帖盡之。愚按：告子外義於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尤為病根深，錮處。故集註復究言之，而孟子之集義，由於精義養氣，必先知言，亦從可互見矣。語類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說淫邪遁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又謂如人說十句話，有四句不是，有六句是，若辨得那四句不是，則那六句便是。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出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義既集，則那自反而縮，便不必說自是。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

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

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

辨決矣。語類問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喻心通於道否。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

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東陽許氏曰：自敢問夫子惡乎長，至此爲第三節。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

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間是也。說辭言語也。語類

以言語次於德行，言語亦大難。若非燭理洞徹胸次坦然，卽酬酢應對蹉失多矣。德行得於心而

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

有味也。文集問善爲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曰得之。蒙引善言字輕德，行字重。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見得彼此不能相兼。而孔子兼

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

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

子指孟子也。語類公孫丑疑孟子說知言養氣，忒擔當得大故引孔子言我於辭命則不能以詰孟子。

慶源輔氏曰：知言則在我，在人一也。知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義生，豈非德行乎。集解說

辭德行，宰冉諸賢不能兼，惟聖如孔子乃能兼之。然猶自謂辭命不能，今夫子自謂既知言，又養氣，則是以孔子之

所不能兼者而既兼之矣。豈不既聖自是推尊孟子語故孟子聞而驚歎曰：惡，是何言也。若謂疑孟子之勇於自任

則語氣不相針對矣。四書通此以後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爲問，故專發明一聖字。○程子曰：孔

子之集注本義甚多。卷三公孫上。敦復堂

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務本謂從德行上做工夫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

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

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

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

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

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雙峯饒氏曰不厭不

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紹聞編凡人之於學所以易厭者正緣於此理未嘗實見得故

不見意味而不樂未少有得而自滿聖人合下見得徹自

是不能已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其所以

不厭也智之所以自明蓋可見矣張子有曰性者萬物之

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

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此教之所以不倦也仁

之及物又可見矣○仁智互為體用自仁為體智為用而

言則曰成已仁也成物智也自智為體仁為用而言則曰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條辨只一學不厭教不倦夫

子欲與聖字說離子貢偏與聖字說合夫子說離處是見

得學惟恐其厭而必欲不厭教惟恐其倦而必欲不倦尚

是勉勉循循做工夫子貢說合處是見得學自不厭是從

智中流出教自不倦是從仁中流出仁智兼全豈不既聖

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按子貢語意結聚在夫子既聖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

聖則吾不能句提明夫聖孔子不居深

拒丑以聖相推之說與子貢意自別

孟子集注卷之三 公孫上 三 敦復堂

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

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或問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問弟子不能徧

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淵氣質不偏

理義完具故其然而識之不言而信者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猶役於思勉滯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

復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耳語類顏子所知所行事事只與聖人爭些子所以曰具體而微○問微是微

小或隱微之微曰微只是小然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體全與不全此蓋言所重只在具體不在於微集註云但

未廣大微字只是帶說愚按須認得體是聖人之體不但具體地分高即有一體亦非小可蓋一體本是從全體

而分故三子性之所近與其業之所優雖一支一派自是原原本本不同襲取形似至於具體則質本中和學幾純

粹直與聖人同條共貫不得以其入聖未履安處也公孫

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按

意謂孟子不敢比孔子必以其為所不安也則其所安者必下孔子一等而又非懸絕乎孔子故歷舉聖門高弟以

相質謂孟子所安其必在是矣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問如集註之說則孟

子猶有不足於顏子與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則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

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才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弃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

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翼註姑舍是是立志貴高取法貴上意不可槩貶諸賢難為顏子地○精言孟子與數

孟子集註本義卷三 公孫上 敦復堂



子原是一路上人但一體具體都非駐足處故不欲以自處姑字有意按朱姑字自有中心所必欲處一而在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蒙引不同道謂於已不同

道才見得非其所安已之道便是孔子之道○條辨凡只問伯夷伊尹並未及孔子孟子因願學孔子故連及之不同道雖說夷尹與我不同道然下並排着夷尹之道如此孔子之道如此正為願學起案○按方論夷尹忽及孔子正以上文為根四可以即從智字生根四則字即從仁字生根而願學之理已到知言學孔子知幾觀變之智所以明乎仕止久速之道也集義學孔子無私當理之仁所以合乎仕止久速之宜也○蒙引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精言乃字則字是於三聖平列中擡出孔子來見一生所願者惟此以明夷尹之不同道也此處不必抑二子碍下問地○魯齋王氏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後四段盡在此句○四書通孟子以顏子具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故此以下專言孔子之聖○東陽許氏曰自宰我子貢至此為第四節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

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否字正答丑問見孔

子非夷尹所能班自生民以下又推開說為後文宰我以  
下三節起案○條辨玩若是二字丑原知夷尹不能班孔  
子但因孟子以皆古聖人推之故有此問此乎字尚是疑  
辭下然則二字丑見夷尹既不能班孔子而又皆謂之聖  
人則必有同處此與字是進質之辭○蒙引以孔子之時  
中言之則夷尹數聖人所未有以孔子之事功言之則義  
皇堯舜以來羣聖人所未有必兼說乃盡愚按此自是兩  
蓋乾坤語從夷尹不得而班引入生民未有自不專與夷  
尹較量然事功之盛  
尚在後文不宜預奪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

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

潮音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

精義伊川曰行一不

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楊氏曰只看顏子在陋巷便  
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有天下可知○或問  
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  
以言之也曰以其讓國而逃諫伐而餓非其道義一介不  
以取予於人觀之則可見矣○語類不肯將那小處害了  
那大處如伊尹雖祿之天下不顧干駟弗視到那一介處  
亦不輕取予○問浩然之氣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  
同處曰後面自是散說出去不須更回引前頭這裏地位  
極高不須更說氣了有百里之地則足以前頭這地位  
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為此是甚麼樣氣象大段是極  
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定不肯將一毫之私來壞了  
這全體古之聖人其大根脚同處皆在此○輯語兩段合

孟子卷之三

公孫上

是

敦復堂

來才看得聖人身份盡然自俗眼觀之難在上半段不信也。在上半段自智者觀之却難在下半段并信得上半段過也。在下半段後人疑程朱做不來先打孔聖人之所以孟疑心起直看得下半段是腐儒家當耳。

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

足以為聖人矣。新安陳氏曰：德之盛，根本之大也。心之正，似根本。諸說皆以為節目之大也。何也？為德之盛，地位占得大了，故心之正便是其節目處。愚按：根本節目集註亦止渾言之，不必拘拘分屬。○集解：公孫丑有同之問，求夷尹之得同於孔子處也。孟子答辭兩皆字，雖是合說，宜畧提孔子作主與前後相關是則同謂同處在此言下便自有不同者在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汗音蛙，好去聲。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

阿其所好。汗音蛙，好去聲。

汗下也。語類：汗是汗下不平處，或當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

也。精義：伊川曰：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為阿好而言，謂其論可信也。○按：丑既知夷尹之所同，又問孔子之所以異，此問自願學孔子及生民未有來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足知聖以明其言之信而有徵也。○孟子語丑之意，只智足知聖，一句便了。下句乃假設之辭。故集註以假使汗下言之，見得決無阿私所好而空譽之理。所以堅丑之信而非謂三子之果猶汗下也。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

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

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南軒張氏曰五峯云成一

道學無窮亦是此意慶源輔氏曰語聖則不異以其德

言也事功則有異以其所為事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

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遠之不同也

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言事功始終

成就之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異端

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依據以入

堯舜之道矣輔氏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

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語類古人之政不可得

禮便知得當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樂以象德故聞樂

時所施之政四箇其字是虛指百王與孔子分賓

主不得如俗解說包有孔子在內是以我從百世之後

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新安陳氏曰差等言品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二句鑒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之皆不能逃於洞察之下語類問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曰只是

大槩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謂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

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此子貢以

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紹聞編子貢言古人德

政雖與其人俱往而其禮樂之存於後世者猶可考而知

所以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蓋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此所以不可及也夫子分上不須更說禮樂蓋夫子不得位未嘗制禮作樂况子貢親炙夫子又豈待見禮聞樂而後知其德與政哉○按語意固是趨重末二句但子貢非是欲知夫子乃求知百王只是因見百王而自益見夫子方見得生民未有絕非阿好之言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

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

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大結反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

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

於衆人

新安陳氏曰此聖人是泛說從古以來之聖人

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

也

輯語三節總答所以異於夷尹之問而引三子之言以證之都對古今聖人比較與凡民無與有若要說得品

級分明故將凡民與羣聖先尊起一層耳出類二句總說

古今聖人未句才說孔子更盛如古今聖人所謂出類拔

萃之尤盛者○條辨時解有謂類以有生之初言萃以有

生之後言者未確一說出類以並生言拔萃以並處言者

近是如同得理以為性而獨能盡性同得氣以成形而獨

能踐形是出類也如在一鄉則高乎一鄉在一國則高乎

一國在天下則高乎天下是拔萃也○存疑出於其類是

承亦類也說拔乎其萃又是自出類處說既出乎其類類

就拔出許多人矣○按作兩層遞說直趨未有盛於孔子語

脉更清○輯語孔子盛於羣聖其道體段原自不同看

集大成章可見人必欲從事功衡量於是單推高其立言

麟鳳山海形聖人此小開合也首尾呼應此大開合也按此與常解以豈惟民哉夫物則亦有然者領脉有遠近之異存之亦可備參○敖龍峯曰三子所言意指各別孟子備引之總以見孔子之為生民未有異於夷尹而表已願學意事功道德皆在其中○東陽許氏曰○程子曰孟子自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為第五節

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四書通公孫丑疑孟

子動心孟子遂極言養氣知言之功丑疑其養氣知言之既聖孟子遂極言夫子之聖之盛要之夫子之聖不假乎知言養氣孟子之知言養氣乃學而至聖者也前則深斥告子闢異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承聖道也前後之言若不相貫而實相貫學者味之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

推之無適而非仁也或問王霸之別曰以力假仁者不知

仁在我而惟所行矣○語類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強財賦之多足以欺人是假仁之名以欺其眾非有仁之實也故下文言霸必有木國其言可見又曰成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皆是拯民於水火之中此是行仁也齊桓公時周室微弱夷狄強大桓公攘夷狄尊周室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這只是仁之功終無拯民塗炭之心謂之行仁則不可○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以德行仁者王所謂德者非止謂有拯民水火之誠心這德字又說得潤是自已身上事都做得到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且如成湯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管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彭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

彰信兆民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於水火之中。不可得也。武王豈聰明作元后。是豈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這直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紹聞編德即仁。而日以德行仁者。此章仁以事言。○存疑德是行道有得於心者。指平素蘊蓄言。行仁所該亦廣。養民教民是仁。弔民伐罪亦是仁。故註云無適非仁。皆自德而推之也。○輯語以德行仁。是一滾出來。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火然泉達。原非兩層。兩層看便着假矣。○條辨此章只要辨王霸。誠偽之分。非是論他功業語氣。如云以力假仁者。這便是霸。從霸而指其霸之實也。若說做以力假仁。便可以成霸業。以德行仁。便可以成王之實也。若說做以力假仁。便是獎進他做假事。即以德行仁之心。亦為成功起見矣。○說統王霸都是推論已然。不是逆意將然。○輯語王字是辨別語。不是張大功效語。○王不待大。大亦何害。只是待字不好耳。待字只是力量不濟。按不待正與上必字相對。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直承之。此節突出服入字。蓋上節已含有服入意。故德服人俱指現成已服者說。謂以力以德而得人之服。非以此去服人也。力不贍。足上非心服。句如七十子足上中心悅。句各二句俱一連讀。上是說非心服。下言誠服。又加處此句宜重看。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只舉似一箇誠服底樣子耳。○存疑以德行人是德得人之服。不是懷箇心要。去服人。下孟以善服人。便是懷箇心要去服人。故一則中心悅而誠服。一則未有能服人。○或問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觀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

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已。  
○輯語說王說霸忽然插入孔子作比方甚是不倫。正孟子文章妙處，只要發明王不待大之理，行仁之德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亦至孔子而極百里七十里尚有力可待。孔子則併無待矣。以此看王者悅服之理更親切分明可信。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此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其六章曰：鎬京辟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行禮樂而天下自服也。○集解四自字就鎬京言，言自鎬而西而東而南而北也。○引詩亦只證心悅誠服當着眼思字。思服即心服也。只重民服之誠不重民服之廣。此之謂也。只繳以德服人不指服孔子句以孔子原是借喻也。  
 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存疑  
上節是說王霸之心誠偽不同，下節是說人應之亦誠偽不同。○慶源輔氏曰：已以偽感人以偽應已以誠感人以誠應，如形聲影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異也。 ○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

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語類：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比象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正此謂也。○說統：仁不仁就行事上看，榮辱就國勢上看，榮



即人畏辱即人侮兩則字便各含自求意語勢重不仁一  
 邊○條辨兩則字甚緊蓋因當時人君未有不惡太國侵  
 侮之辱者而告之以為仁則每不見信彼只道仁亦未必  
 榮不仁亦未必辱此中尚有可展脫處殊不知仁便榮不  
 仁便辱乃必然而無可移易者今惡辱而猶居不仁何也  
 是因有惡辱而居不仁一段情事方與說仁則榮不仁則  
 辱故語氣最為警策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閑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新安倪氏曰禮記表記曰畏罪

者彊仁謂勉彊行仁也貴德以下皆彊仁之事目○統  
 如惡之三字極有力蓋借他這點羞惡之心去竦動他莫  
 如二字直貫至政刑轉移關捩全從此五字引入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

言也存疑德是人之所具士則指其人尊士即貴德也德字兼下文賢能蒙引五命中有云尊賢育才以彰有

德可見德字自兼賢才也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

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或謂賢者有德但在

事能者有才所以使之在職而任事雙峯饒氏曰如此說則賢者是箇無能底人不蓋凡是賢者皆當使之在位就其間使能敷教者在敷教之位能治獄者在治獄之位既有其位便有其職天下豈有無職之位無能之賢按此以兩句串說與集註異○集解賢未嘗無才而所重在德能未嘗無德而所長者才二者兼收正為政刑之用耳位輔弼之位如公孤論道經邦燮理寅亮是也職庶司之職如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是也賢者足以正君而善俗能者足以脩政而立事品位不同則經綸幹濟亦異也按此照註分疏兩足以尚是虛含到下明其政刑方為實在功效

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

可見矣。說統閒暇者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此際難得而易失及字最可玩有失今不為後將無及意○新安陳氏曰春秋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是時而明政刑即書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仁則榮也○或問小註如惡之一節總言疆仁之事一句進一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方見貴德尊士不是虛名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方見在位不虛貴及是時內有君臣上下惟日不足之意頂針講下方見疆仁○集解在治人明治法正仁之作用賢以清政刑之本能以辦政刑之實勵精圖治政肅而刑清此大國之所以必畏也○或問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何也曰國家間暇人心無事日力有餘可以從容審諦而有所為之時也然人情安肆則亦易以怠惰是以因循苟且常失其可為之時以至於蠱弊積而禍敗生則倉皇迫遽雖欲為之而有所不及矣故惡夫不仁之辱者必及此可為之時而為之則可以無因循之失而有積累之功顧乃不然而欲及此之時肆其荒樂惟恐日之不足其甚者雖明知禍患之來近在朝夕而不暇顧也若高緯揚廣之流是矣其國有不亡哉○蒙引當

以下文及是時般樂怠敖相對看問何以必及國家間暇乃明其政刑也曰戰國之時七雄虎視無日而不干戈之邊無歲而不城野之爭國家多事皆是危急存亡之秋故孟子有此云彼般樂怠敖者方其未閒暇時亦不得以般樂怠敖故云及是時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

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

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幽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於紂子武庚

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而言此所引乃其第二章也仇滄柱曰從

孟子集注本義卷之三 公孫上 三 敦復堂

來看鴟鴞一詩屬周公東征時事不知鴟鴞乃居東所作此時尚未東征也自孔氏書傳於金縢篇文所謂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者誤解作東征以殺管叔而詩傳亦仍其訛自蔡傳以居東為避居東都以罪人斯得為知流言之為管蔡而周公心迹始白據此則知詩傳謂既誅管蔡始作鴟鴞者其誤無疑矣所云既取我子者蓋言三監為武庚煽惑而入其械中耳及成王感風雷之變悔悟迎公然後命之東征以討三叔武庚則是後來奉命而征非流言初起時急誅管蔡以滅口止謗也

迫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網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戶出入處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蒙引鳥之巢在民居之上

故曰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下民蒙引以迨天之未陰雨比及是時

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蒙引以迨天之未陰雨比及是時以徹彼桑土網繆牖戶比明其政

刑以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比大國必畏條辨引詩只重一迨字見當及時為上下兩節及是時之樞紐不曰不

陰雨而日未陰雨未字甚活天非果不陰雨亦非必欲陰兩特此時尚未陰雨天總無心但看物之能迨不能迨耳

○愚按不曰莫敢侮予而曰或敢侮予味孔子讀而贊或字正思患預防隱隱與迨字精神相激射

之以為知道也或問夫子引鴟鴞之詩而歎其知道何也聖人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近世陋儒乃有謂釋氏之徒

知道而不可以治世者則亦異乎孔子之言矣夫知道矣而不可以治世則彼所謂道者果何物哉四書通為此

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凡兩引之彼則為詩者知率性之道此則為詩者知治國平天下之道也按知道即知治國

家之道而治國家之道即詩中所言思患預防之道也誰敢侮之正與或敢侮予相應果能思患預防則所患其或

有追想周公感慨時事意在大國畏不能明政刑則下民侮切矣徐辨能明政刑則大國畏不能明政刑則下民侮

矣徐辨能明政刑則大國畏不能明政刑則下民侮

矣徐辨能明政刑則大國畏不能明政刑則下民侮

矣徐辨能明政刑則大國畏不能明政刑則下民侮

矣徐辨能明政刑則大國畏不能明政刑則下民侮

矣徐辨能明政刑則大國畏不能明政刑則下民侮

矣徐辨能明政刑則大國畏不能明政刑則下民侮

侮字與畏字對亦與不仁則辱之辱字相關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新安陳氏曰及是時而縱欲偷安亦書所謂凶人為

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按般樂怠敖亦須是及閒暇之時則明其政刑益可知孟子言此見得國家均有是時人君亦均有及時之念而不善用之者不惟取辱兼以致禍故於此節言禍先揭出自求然其悚切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新安陳氏曰仁樂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求之○精言自字只作由字看已乃自求

禍之自也○以其能明政刑所以得福以其及時般樂所以得禍進榮辱而言禍福其詞益危括兩則字而引之於

已其幾益切○說統此節要看看求字已字無不字世主把禍福歸於天所以把及時節多錯過了今不惟福是自家求連禍也是自家求所以人主貴及時彊仁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

蒙引凡人所存所念往往於言語間見得

不曰永念而曰永言亦配合也命天命也

命以理言永言見古人心口如一之意

天理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

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蔡氏曰及是時明政

刑自求福也仁榮者如此及時而樂教自作孽也不仁者之辱如此○說統引詩說到配合引書說到自作孽俱是

提醒世主語○新安陳氏日記云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  
罪者彊仁此因戰國諸侯惡辱而勉以行仁正畏罪彊仁  
之事勉之存天理而享仁之榮  
戒之遏人欲以遠不仁之辱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

其朝矣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雙峯饒氏曰俊傑謂人中之俊傑者即指賢能而言尊賢使能便是

俊傑在位尊非禮貌之虛文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  
讒遠色賤貨貴德皆尊賢之道○存疑尊賢是隆之以禮  
貌不但委之以事任也使能是隨才任使亦非無禮貌但  
比賢有間耳○條辨分而言之則曰尊賢使能統而言之  
則又曰俊傑在位尊是隆敬意使是任用意前章在位與  
在職對看則在位自是尊位在職自是各辨職事此在位  
統承尊使則兼尊卑之位說○燕昭築黃金臺以奉郭隗  
則當時之所得者至樂毅之徒而止矣即如孟子未嘗不

在當時則雖聞而不悅也以是知千金市骨也只講得尊  
使在位不曾講到賢能俊傑此節正當重在賢字能字俊  
傑字蓋舉任得人方能私然有當於士之心此士之所以  
悅而願立於其朝也○輯語戰國時諸政弊壞已極孟子  
就其最大者斟酌以行仁政耳仁政固不止此也然王者  
規模大段已具○五節只說感應之情理如此願字生於  
悅字來亦未即實事也  
至無敵而王方是實效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

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

不必廛也語類市廛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

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  
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外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

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塵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  
 間之舖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塵以抑之少則不塵而  
 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  
 之屬平物價治爭訟謹權量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  
 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則有  
 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入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  
 則罰一布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一區以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  
 皆民所居是為民廛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  
 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  
 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貨舖面相似更不征稅其  
 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  
 亦不取之也○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  
 司者治之耳此便是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軍市  
 之類皆是古之遺制蓋自有一箇所在以為市其中自有  
 許多事○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  
 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量度戒賈而徵債音肯以質劑結  
 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聽而去盜以泉

府同貨而歛賒太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  
 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蒙引市與廛  
 亦不同市是太統言廛是市中肆故曰市宅也官為之  
 者○存疑市字微讀廛本是死字此節却作活字用蓋取  
 其稅也下節廛字是死字○說統市一耳廛與法何以異  
 王半山曰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眾又惡其衰  
 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  
 而不廛○條辨論治市法是一定不可少者廛是參酌而  
 用征則先王所無然戰國人君法其所輕廛猶不滿意而  
 惟重在征矣惟重在征故孟子先說廛而不征惟廛猶不  
 滿意故孟子并說法而不廛見得先王恤商之意因時  
 制宜可已即已寬仁中又有寬仁如何不願藏於其市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雙峯饒氏曰關譏之制凡眾塗所會之地則立

來歷以防姦究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  
 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條辨行旅之人為類不一此單指服買者而言故但譏察非常而不征其貨物往來之稅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只是要行井田什一之制故治

地莫善於助也言助而徹可該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

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

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周禮地官司徒載師

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

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此布也或曰布泉鄭玄云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間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語類問鄭氏云云不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是如何曰亦不可考又問鄭氏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如何罰得恁地重日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秦然都不管他因說浙間農民丁錢之重民之彫困不可開眼○趙氏意曰廛者一夫所受之宅里者一廛所居之地○雙峯饒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絹○說約布本訓泉即錢今作布縷之征非古也然亦通○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宅不種桑麻與間民無職事者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著業而無游手與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鰥寡孤獨者而已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

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

存疑宅不毛者有里布他本受有五畝之宅却拋荒而不種桑

麻故從而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也民無常業者

出夫家之征是不工不商游手游食無所事事之民故從

而罰之使出十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市宅之民

是為商者其所居之屋乃積貨之所原非可種桑麻以商

賈為業又非無常業而游手游食者不可不種桑麻無

常業罰之也戰國時忘其所自來但見從前有宅不毛民

無常業之罰以此加於市宅之民槩使出夫里之布則重

苛矣○按蒙引以上節之屋為市屋此之屋為民屋蓋市

屋乃前朝後市之屋每日市門開商賈皆入者也民屋則

左右各三區之屋皆民所居者也故上節曰天下之商此

曰天下之民然集註於上節云屋市宅也此不別解而曰

市宅之民已賦其屋則朱子之意明以兩屋字均為後市

之屋矣細按亦不無可疑講家聚訟紛紛亦難確主一說

然此亦無甚大關係朱子嘗云此等只要識得古人制度

大意今且氓民也述朱許行云願受一屋而為氓在本國

從註可也則曰民自他國而來則曰氓受一屋即

受民屋以居也按此當是左右各三區之屋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

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

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

從若湯武是也精義伊川曰順天為政者天吏也○雙峯

可以刑入殺人凡有罪者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征

入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又曰無敵於天下

句乃此章之太旨蓋能行五者之政則可以與王者治

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侵人土地故孟子教之但行王

政以恤其民使吾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天下之民亦仰

之若父母矣如此則東征西伐何所不服不然吾國之民



亦仇敵也。况鄰國乎。述朱此章上五節只條舉王政而言人心各以類相孚如此本節特揭信能行此五者句責成諸侯能收拾天下之人心便能統一天下之大勢信字中有實心行實政意無敵句只舉成效言之逼出末句致主意雙峯說重此句未得主腦下則可存。集解對民而言則曰父母對天而言則曰吏民之父母天之吏也。仰之若父母從上五箇願字生來若非人主信能行之何自致此故繫緊全在信能行此五者一句。  
 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按

註以兩路夾說鞭辟信能二字義更警切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文集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其論復其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

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也。語類人皆有不忍入之心者蓋無天地則沒這身才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天地

有慈愛惻怛之心。人皆有此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生物自是溫暖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  
出所以有不忍入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包着地。地無所作為只是生物而已。且古且今。生物為心。天包着地。別無  
肖他本不須說以生物為心。緣做箇語句難做着箇以生  
物為心。○天地以生物為心。譬如甑蒸飯氣從下面滾到  
上面又滾下。只管在那裏滾。便蒸得熟。天地只是包許多  
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別無勾當。只是生  
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為心者。豈是切切然去磨  
如云天命之豈是諄諄然命之也。但如磨子相似。只管磨  
出這物事。人便是小胞。天地是大胞。人首員象天。足方象  
地。中間虛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為見入我。一理後

方有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只有箇人也自有這惻隱  
 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便是兩人相夾在這裏方有  
 惻隱則是仁在外非由內也且如乍見孺子入井時有惻  
 隱若見他人入井也須自有惻隱在即未見孺子入井亦  
 自是惻隱之心○精義伊川曰心生道也雖桀而不至於  
 生惻隱之心○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  
 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  
 心之則潛懼而不安蓋實傷吾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  
 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非謀慮所及非  
 勉强所能彼忍人者蔽固極深與物隔絕故其心靈若於  
 一身而不達於外耳○西山真氏曰天地造化無他作為  
 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  
 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故  
 物皆具此理何况人為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新安陳氏曰不忍即是仁忍則非仁性中有此仁發出  
 來便是不忍人之心所以後面說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者便指出惻隱之心以當之見孺子將入井而惻隱蓋

不忍此子之如此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德曰  
 好生好生之德即所謂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也○蒙  
 引此章首一節當做大旨看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者以下總是申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之有是四端  
 節結上起下凡有四端於我者節是說人當如先王有以  
 推不忍人之心前只言不忍人之心後兼言四端分明仁  
 統四德前是專言之仁後是偏言之仁○翼註不  
 徒曰不忍之心而必加一人字者同類尤相親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  
 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仁之隨感而應  
 仁之用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也聖人之心無物欲

之蔽才有不忍人之心便有不忍人之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若衆人則須待充廣○蒙引先王之政不忍人之政無壅蔽也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則爲他隔達之於其所忍則須察識擴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條如云賢者能勿喪耳非爲先王詳也故下條即接之心此條所以謂人皆有有不忍人之心者不然隔著先王一段○按上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耳若對照後文看則先王有節只從中抽出先王作一擴充盡處後人擴充亦須到此方得下以行二句緊接先王正蓋衆人在內○輯語全章指示性情體用勉人擴充之節不是鋪排事功正借聖人做箇極頭樣子以爲擴充之的是上一節註腳下五節總冒○因先王之政之異凡行二句即存神不可知之妙而以行二句即就其字

聖人實地施設處却正是下面擴充用力之方○以行二句正好與離婁章參看心與政本一物也未有政時先有載物只體貼二字之義便已得其不可偏廢之理此章又偏注政一邊愚按畢竟仍以心作主政正所以行此心也○翼註運掌上不作效說只言天下雖大一心運之而有餘按此與後文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相涵正見得此心之皆有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

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

謂不忍人之心也慶源輔氏曰怵惕心驚懼而起念之意緣卒乍而見故心驚懼而動也惻隱由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三 公孫上 奕 敦復堂

傷切而痛深自淺而深皆所以名狀不忍人之心可謂善形容矣。○條辨怵惕從乍見二字生來惟其乍見不覺怵惕惟其怵惕不覺惻然而傷並隱然而痛矣。註云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是就此乍見惻隱之心指見不忍人全體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未發時原無可見而孟子獨謂其皆有。恐人信不及。故此開口着所以謂三字。汎而指之曰。今人對上。不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先王有正見。人人皆有。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

**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語類說仁只看孺認○問如何是發之人心而不可已。曰見孺子將入井。惻隱之心便發出來。如何已得。此樣說話。孟子說得極分明。世間事若出於人力。安排底便已得。若已不得。便是自然底。○方其乍見孺子將入井時。也着脚手不得。縱有許多私意。要譽鄉黨之類。也未暇思量。到但更遲霎時。則了不得也。○問非內交要譽惡其聲。而怵惕惻隱形焉。是其中心不忍之實也。若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萌焉。則為私欲蔽其本心矣。據南軒如此說。集註却不如此說。曰

這當做兩截看。初且將大界限看。且分別一箇義利了。却細看。初看惻隱便是仁。若恁地殘賊便是。不仁。羞惡辭遜是非亦然。且恁地看了。又却於惻隱羞惡上面看。有是出於至誠如此底。有不是出於本來善心底。○惡其聲惡其聲已是有。些計較。乍見而惻隱。天理之所謂發見而無所計較也。惡其聲之念。一形則出於人欲矣。人欲隱於天理之中。其幾甚微。學者所宜體察。○條辨連下三箇非字。是極力形容乍見時發露之真無一毫轉念計較處。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而今人滿身知痛處可見。又日能於此身知有痛便見於腔子。而今人滿身知痛處可見。又日能於此身側隱之心。只是此心常存。才有一分私意。便缺了他一分。日只是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才觸着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只如針子畧挑些血出也。便痛。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子間隔。癢病疾痛。莫不相關。才是有些子不通。便是被些私意隔了。○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如見赤子有

側隱之心見一蟻子亦豈無此心○文集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不見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陵陽李氏曰腔子指人身言天地之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得此以為心則亦四體百骸充塞徧滿無非此惻隱之心觸處即是無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西山真氏曰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於井乍見之者無問賢愚皆有傷痛之心方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內交非欲以此于譽非欲以此避不仁之名也倉猝之間無安排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四書通集註與謝氏皆看得乍見二字緊蓋倉卒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精言人之心有善

而無惡善其本然惡其繼起者也故最初之心無有不善孟子於終身則言赤子之心於一日則言平旦之心於一念則言乍見之心皆指其最初者言之於此可見人心之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

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

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

以與入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

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田

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論惻隱便引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來○語類惻隱之心頭尾都是惻隱三者都是死物蓋惻隱是箇頭子羞惡辭讓是非便從這

裏發來又曰羞惡辭讓是非雖是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似較大得些子○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蓋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若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既仁矣合惻隱則惻隱合羞惡則羞惡○不成只管惻隱須有斷制按此見惻隱之心少羞惡不得○惻隱羞惡也有中節不中節按此又見少不得辭讓是非○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辭讓之心不特是辭讓之心○實都無空闕處○譬如一箇物自然有四界而仁則又周貫其中以四端言之其間又自有小界限各各是兩件事

惻是惻然發動處隱是漸漸及着隱痛處羞是羞已之非惡是惡入之惡辭是辭之於已讓是讓之於人是非固是兩端○蒙引是非是活字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慶源輔氏曰人之所以為心雖不外是四隱而悉數之也至於言人若無此心則非人也者所以明其必有而使人知反求之於已也○西山真氏曰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則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蓋仁為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三者亦何有哉然賦形為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真耳○愚按疊下四箇無字與有字反照疊下四箇非人也為人字鞭緊無此則非人是人則必有本義只是申明人皆有意至謂人無四端則靡所不為而入於禽獸義非不警而本節語意尚未說到此層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

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即惻隱之心也蓋性之為德無所不具總之則為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則惟是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也又安得而無先後輕重之別也曰子以四端為情而孟子皆以心言之何也曰心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蓋以其所統者言爾語類仁義禮智性也且言有此理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始謂之心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又曰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統猶兼也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仁義禮智是心統性側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心統情王文說孟子惻隱之心一段論心不論性曰心性只是一箇物事離不得孟子說四端處最好看惻隱是情惻隱之心是心仁是性三者相

孟子集註本義

卷之三

課本

因橫渠云心統性情此說極好新安陳氏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性心統性也心節制此情心統情也性如在營之軍情如臨陣之軍皆將端緒也潛室陳氏曰端者實統之心統性情當以是觀焉端緒也端倪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雷田黃氏曰如線絲然先尋其緒則千絲萬緒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絲續續而上

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精義明道曰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

傷之痛在彼而我痛之傷痛非自外至也因心則然此側隱所以為仁之端也至於充其心體之本然則萬物一體矣楊氏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之自見且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耶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以然則仁之道不遠矣語類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事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不

孟子集註本義

卷之三

公孫上

敦復堂

令人羞惡。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排合下制這仁字？才見那不好底事，便自然羞惡。這仁與義都在那側隱羞惡之先。那未好底事，便自然羞惡。這仁與義都在那未見那羞惡底事時，已先有那斷割裁制底心。了。四端本諸人心，皆因所寓而後發見。又曰：四端未是盡，所以謂之端。仁言惻隱之心，如水流到灘右之地，有以觸之，動處蓋水必動，而流則不見其動。如仁之體存於心，若愛親敬兒，皆是此心本可見之端。如及之發而接物，有所感動，此心惻然，所以可然初無可及。其發而接物，有所感動，此心惻然，所以可道。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又曰：分別得界限了，更須日用常自體認看。仁義禮智意思，如何又曰：如今只因孟子所說惻隱之端，可以識得禮意思，因說是非之端。義意思，因說恭敬之端，可以識得禮意思。因說是非之端。

孟子集注卷之三

二

課本

可以識得智意思。緣是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恰如此。這般兒，子便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曰：掉掉了，萌芽別取。一箇物事說仁，譬如草木之萌芽，可以因萌芽知得他。下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根。又曰：掉掉了，萌芽別取。下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根。善看，得情善則性之善可知。又曰：掉掉了，萌芽別取。善看，得情善則性之善可知。裏羞惡之端，便動若裏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但隨所感觸，便自然有羞惡之心。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穿窬之類，便有羞惡之心。辭讓是非，亦然。都是從那縫罅裏，將出來，便恰似寶塔裏面，四面毫光放出來。問四端之根，於心覺得，一者才動三者亦自次第而見。曰：這四箇界限，分明然兒，亦有隨事相連而見者。如事親孝，是愛之理。才孝便能敬兒，便是義。問有節文，便是禮。知其所以然，便是智。曰：然問據此看來，多是相連而至者。如惻隱於所傷，便惡於其所。以傷這來。

孟子集注卷之三

公孫上

三

敦復堂



仁帶義意思惡於其所以傷便須惜其本來之未嘗傷這  
是義帶仁意思曰也是如此嘗思之孟子發明四端乃孔  
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說那時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  
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  
退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  
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孟子四端  
處極好思索玩味只反身而自驗其明昧深淺如何○文  
集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  
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  
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  
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蠱起往往以性為不  
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  
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  
而論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  
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  
無一物所以外邊才感心中便應如赤子間架之事感則  
則禮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  
則禮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

渾然全體之中而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  
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  
全體之中而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  
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  
以知其粲然有條若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  
故由其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之發最可驗  
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  
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必知其  
於外所以必知其有善矣乃所謂善也○孟子之言性善蓋  
其情則可以逆知善矣○北溪陳氏曰四端之說性善蓋  
亦溯其情而逆知善矣○北溪陳氏曰四端之說性善蓋  
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四者之體故四者之  
端緒自然發見於外○條辨惟心統性情故說箇惻隱之  
心便因情而連及性矣指之為仁之端便由性而達之情  
矣體用原不相離着眼在八箇字愚按入箇字之分際  
分明四箇字指融洽○輯語此處與公都子章語同  
而意別彼是從用而指其體以證固有此却欲人識其體

用而充廣之故加一端字便有一充字相為對待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精義

楊氏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一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亦無先後之次○集解此節承上起下四端是性之分見處四體亦是身之分見處借喻極切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一面是言其皆有一面便跌起不能言有此仁之端便自能惻能隱便自能無所不測無所不隱義禮智亦然如手自能持足自能行如何自謂不能此非天限之物欲蔽之也到得蔽錮已深雖有一如無有其為自賊甚矣味前後語意中間夾此一層為擴充起案直是一棒一痕○說約自謂不能即指君而言此章蓋為當時諸侯發也謂其君不能只帶說按自謂不能

即渾講亦得而為君者自在其中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語類問推字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填得來滿了注水相似推是注下水去充則注得這一器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充塞天地若自家不能擴充則無緣得這箇殼子滿只是箇空殼子又曰充是占得這地位滿推是推向前去四端

在我隨處發見乍見即知皆即此指四端之推廣而充滿

其本然之量四書通集註於盡心曰盡其心之量此則曰

體無所不具用無所不周此心之量本如是其大也知性則有以盡此心本然之量知此心之發而擴充之則有以

滿此心本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按始然始然之量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按始然始  
 不了語故以不能自己稟括其意。語類問知皆擴而充  
 之矣。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擴充者正為不知都  
 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  
 船相似。問知皆擴而充之莫是知得了方能擴而充之  
 否。曰知皆擴而充之即是苟能知去擴充則此道漸漸生  
 矣。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中間矣。字文意不斷充是滿其  
 本然之量却就上有擴字則是方知去推擴要充滿他所  
 以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按矣。字拖下與下若字粘連不  
 斷。知字即貼在擴充然達上講或有以知字當察識看者  
 非是。察識尚在知字前。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乍見孺子  
 入井。此只是一件事。仁之端只是仁萌芽處如羞惡辭讓  
 是非方是義禮智之萌芽處。要推廣充滿得自家本然之  
 量。不特是孺子入井便恁地。其他事事皆恁地。如羞惡辭讓  
 是非不特於一件事上恁地。要事事皆然。方是充滿。慊定  
 無少欠缺也。知皆擴而充之矣。知方且是知得如此至說  
 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即掉了擴字只說充字蓋知字

與始然始達字相應。充字與保四海相應。才知得便自不  
 能已。若火始然便不可遏。泉才達便涓涓流而不絕。雙  
 峯饒氏曰。集註即此推廣是釋擴字。充滿其本然之量是  
 釋充字。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  
 愛。是充仁之量。自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事之不得宜。  
 是充義之量。禮智皆然。人能充廣則四端之流行發達當  
 如火始然。泉始達。其勢方張而不可遏。蓋由此而可以燎  
 原。赴海。若不能充廣。則如火始然而即滅。泉始達而即涸。  
 便只恁地休了。所以集註云。日新能由此。指然達之不  
 又新。新字正是發明二始字之意。能自此言。

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

事之至近而不能矣。語類問此節兩說充字曰上只說知

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  
 之量。上帶着一擴字。說下就能充滿。說推廣而後能充。能  
 充則不必說擴也。又曰充字是充滿得了。如已到地頭相  
 似。擴字是方在箇路裏相似。知皆擴而充之。南軒把知

做重交勢未有此意知字只帶擴充說知皆擴而充之與  
 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真能恁地充  
 ○上面在知字上下在能字上既知得則皆當擴而充之  
 如惻隱之心是仁則每事皆當擴而為仁羞惡之心是義  
 則每事皆當擴而為義為禮為智亦各如此今有一種人  
 雖然知得又道是這箇也無妨而今未能理會得又且恁  
 地如知這事做得不是到入憎面而前也自是受便不  
 又却不知這事做得不是到入憎面而前也自是受便不  
 也心裏又要却說是我且受去莫管這便是不當受便不  
 於知之始達初便向這裏充將去便廣如火之始然  
 泉之始達始然始達能有幾多於這裏便當擴開放出使  
 四散流出去便是能擴如沐楊孺子入井之心這一些子  
 能做得甚事若不能充今日這些子發了又過却明日這  
 些子發了又過却不能充今日這些子發了又過却明日這  
 得惻隱之心是仁於別底事便當將此心充去使事事是  
 仁如不欲害人這是本心這是不忍處若能充之於每事  
 上有害人之心孟子謂是乃仁術也若宣王能充着這心看甚  
 愛牛之心孟子謂是乃仁術也若宣王能充着這心看甚

事不可做○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  
 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  
 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  
 是未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  
 擴是張開充是放滿惻隱之心不是只見孺子時有事事  
 都如此今日就第一件事上推將去明日又就第二件事  
 上推將去今日就第一件事上推將去明日又就第二件事  
 海處便是充得盡○人須擴而充之及天下至足以保四  
 能常如此能常如此○人須擴而充之及天下至足以保四  
 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人須擴而充之及天下至足以保四  
 滅了水相似自去淤塞了如草木之萌芽相似自去踏折  
 了便是更無生意○四者時時發動特有不正耳如  
 暴戾愚狠便是發錯了羞惡之心含糊不曉便是發錯  
 了是非之心如一種不遜便是發錯了辭讓之心日間  
 正一反無往而非四端之發○問四端須着逐處擴充之  
 日固是才常常如此推廣少間便自會密自會濶到得無  
 間斷少間却自打合作一片去○紹聞編火然泉達言其  
 機之順易而不容已也但人又多自休下苟能由此而遂

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古帝王之德至於光宅天下不冒海隅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後之君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悅其親或以適聲色信讒邪而至於黜其配殺其子同是四端也充與不充而其效如此可以監矣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

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

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語類孟子此一章其初只是匹自

未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缺處○人之心

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

此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問一

闢道理森然○東陽許氏曰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心皆

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之皆有是心三節就人

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心四五節并言義禮智各有所

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

節因發處察識而擴充之工夫全在此後一節

程子曰

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

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

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

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

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主焉其理亦猶是也或問

於五常猶土之於五行也五行非土不立而土無定位五

常非信不有而信非一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此亦可以觀矣○語類問四端不言信

如何曰公潑了椀中飯却去椀背拾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

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

孟子集註本義卷之三 公孫上 敦復堂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

死。新安陳氏曰：此只借以術之當擇說起，引出人當擇仁而處之。○蒙引：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性之本善也。惟恐

不傷人，習之不美也。術不善也。○本文二惟恐，大註二利字最重，皆以心言，以習異也。○翼註：術字承矢函工匠而推廣之，凡人所肄習皆術也。○精言：惟恐傷人，仁之至也。惟恐不傷人，不仁之至也。所業在此，故其心頓異。是以君子慎術。○按：首節發端太意，只如此下，乃引入正文。○術字承矢函巫匠引入，凡所為之仁與不仁，皆可以術言。故下文即云：擇術亦無不可。但引孔子言非專以證此耳。賽合註云：擇術莫如為仁，為仁決當由己。一章太旨盡此

中。二語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

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處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

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新安陳氏曰：孔子之言，本言擇

向集註於此，只以孟子之意釋孔子之言，故與語註稍異。○條辨：即術之不可不擇處於仁，以見人當擇仁而處，故

引孔子擇不處仁焉得智之言，下緊接夫仁說，可見並無

證上擇術之意，但孔子所言擇不處仁，單就里說，孟子引

來却不單就里說，按集註只渾言之曰：擇所以自處與擇

術不脫不粘下便重提仁字說。○說統：擇字重根上文慎

字來含下文智字意。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

之心，得之最先。○語類問：如何是得之最先？曰：人得那生底

也。生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存疑：夫仁

也。生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存疑：夫仁

也。生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存疑：夫仁

子釋孔子擇不處仁焉得智意○說統尊爵以天言要以良貴形容仁為萬善之元也萬善俱出其下故成其尊不爵相形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

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

宅宅曰安宅見得舍此別無可容身立足天理有則而不流人欲橫流而無止故有安危之別○尊爵安宅俱隱

役相對照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

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西山真氏曰仁乃我所自有苟欲為之誰能止者乃甘心

於不仁豈非不智乎○精言自有之而自不為是知其為尊而自褻之不知其為安而舍之也是非之心安在所

以為不智○吳因之曰是不智也要見不智在不仁之前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

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由與猶同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慶源輔氏曰不仁則頑然罔覺

故不智不智則懵然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蒙引夫人之所以不仁者固由於是非之心不明然既以是非之心不明而不為仁則其心日益昏頑而自此愈不智矣不智則懵然無知又有於禮義是其身無一善之足貴而自流於汗賤之歸矣○人役而恥為役以下皆激而進之之辭○由弓人而恥為弓二句言其雖恥不能免也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

蒙引其初所以致此恥者由於

不仁故恥之莫若反其所為而為仁○精言莫如是從不仁後勘出仁之當為見術之不可不慎○吳因之曰此句有令人激發猛省意乃一篇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要領所為擇術者正在此

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及求諸

己而已矣。

中 去聲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語類 仁者如射但那發時毫釐不可差。蒙引 仁者如射一句之下

皆就射上說而為仁由己之意在於言外。說統通節以

正己後發一句為主下文不怨勝己反求諸己俱包在正

己二字內。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

精微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

求諸己皆言為仁由己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

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

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為

仁之術繼言如恥之莫如為仁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

恥辱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

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焉則不當歸

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己能為仁大國安能役之此役字

即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為讐人役之役。愚按觀孟子

告齊梁諸君於不嗜殺人保民而王反覆開道則此章語

言大指即謂為當時諸侯說法從治術起見亦不為夸辭

然正己反求聖賢道理自是徹上徹下亦不必因人役字

苦苦 粘定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

南軒張氏曰聞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

不能驕則自以為善而惡人議已吝則安其故常而不能

從入子路用力於克己其功深矣。蒙引 喜其得聞而改

便有遷善之機是子路之樂善也。條辨 全重在得聞而

改上喫緊要看本文則字若人告之以有過稍加轉念便

生護惜即謙虛亦是假謙虛今纔告之以過此便喜了則

其出於中心之誠然可知必先有要補過遷善之心素蓄

敦復堂

公孫上

敦復堂



於中故方告則喜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精言須看有字。子路勇於自治時時檢點常恐過不及知告以有過乃自巳不覺其有而有之者從他自已搜尋不到處見得自然喜出望外則字精神十分躍然。○按此二條一追向平時看一就當下看。周氏曰仲由喜聞過今名無窮焉今人有則字神理乃盡。

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

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精義謝氏曰子

路百世之師揀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故孟子將來與舜禹作一處舉揚。○紹聞編喜聞過是作聖路頭由此而上為舜為禹由此而下為桀為紂常人復欲背理諱過飾非視子路之心已相背馳何敢言舜禹事故孟子此章首稱子路周子程子又深贊之欲學者師之以自修則日新又新而進善無窮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巳以受天下之善也。

慶源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自脩是以喜於得聞而改之禹則聖人也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巳拜而受之。○按禹拜昌言一見於大禹謨以伯益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之言而拜也一見於皋陶謨以皋陶慎脩思永之言而拜也由其胸有好善之誠故不覺為之傾倒此便是懸韜設鐸心事。○紹聞編看來禹工夫甚細日用間此理隨事發見體察得甚密按此直從禹心苗上透出所以聞善則拜之由觀克勤克儉不自滿假可知。○說統至誠屈巳從真心好善上發出則字與上節一般最宜體味。○按集註不待有過明是以此與上節較量層遞而下下文大舜有大焉則又從禹遞下以禹之拜猶未盡民乎人已之見也孟子語意自是一層進一層以見善量之無窮非必較論三人品第但分量自抹撥不得。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舍上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語類禹聞善言則拜。猶着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按集註并及子路語類。只與禹較量。蓋大於禹則大於子路。自不待言。看三節相承。一路語意。以單承禹為得。慶源輔氏曰。禹聞善言則拜。聞之者禹也。言之者人也。以我之聞聞彼之善。拜以受之。猶有人已之分也。至於舜則善與人同耳。善與人同者。蓋善乃天下之公。非人已所得而私者。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蒙引善與人同。善字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認作舜之善。故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愚按善字提起。與字屬舜善字。必提起者。人有爾我之分。善為公共之理。如一池魚共一池水。魚肚裏水。魚肚外水。無二水也。鰕魚肚裏水。鯉魚肚裏水。亦無二水也。善之於人。此非有餘。彼非不足。均之為善焉。爾已與字。必屬舜者。凡人心性雖同。形骸自別。稍存爾我。難免區分。惟舜渾然大公。物我無間。故雖善本人人所同。而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舜乃真能與人同也。

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或問大舜之善與人同何也。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已。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已。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孰為在已。孰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已從人。言其不先立已。而虛心以聽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已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舍已者。特言其心順理而已。非謂其已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利勉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精義伊川曰。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其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雙峯饒氏曰。舜之稱善。方以舍已從人。為惟帝時克聖人。雖生知而不自以為生知。第虛心以受人之善。已之所為。偶有未盡。而人之所見。有善於已。即舍而從之。無一毫執吝之意。乃所以見聖人之無我。而非人所及也。蒙引舍已。

從人舍己字重。從人即是樂取於人也。蓋二句本一事也。舍己之未善而取人之善以為善也。故下只言無非取諸人者。或曰舜亦未善者耶。曰此聖人純亦不已之心也。按此正見得聖不自聖處。非大舜安得有此廣大胸襟。○精言朱子謂禹猶是着意做才着意便是人已。矜域未化。舜則渾然無迹。如天覆地載一般。所以更大善與人同。只見善不見人已耳。舍己從人兩句。註於上句。着無所繫。吝重舍字。下句着不待勉强。重樂字。舍己則不知善之在己。樂取則不知善之在人。表裏無間。所以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樂取於人下着以為善三字。固是取之於人。即以行貫下。見其誠意自然自覺。氣象廣大。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或問觀其居深山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決

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及其格於文祖則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則其自始至終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間可知所謂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豈虛語哉。○按此該括舜一生而言一以見聖人樂善之誠始終無窮居以至大行無二致也。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精言許在前一步助在後一步取彼之善

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

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精義伊川曰樂取於人為

善便是與人為善與人為善乃公也。○語類問是與人為善當其取人之際莫未有助之意否。曰然曰三者本意似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為善乃是孟子再疊下意以發明之否。曰然按取人但有淺深括前三節再疊下意

以發明之見得大舜與人為善亦較由禹為深看本文  
 法自是承舜說不必因此條謂末節統承由禹也○大舜  
 樂取諸人以為善是成己之善是與人為善也是著人之  
 善○與人為善蓋舜不私己如為人為此善一般按此二  
 條皆專主舜而言益可見前一條止帶由禹說下而實非  
 統承由禹矣○慶源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為善初未嘗有  
 助人為善之意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為善而使人以為善  
 是乃助人之為善也○因吾取人之善以為善而使天下之  
 人皆勸於為善則是聖人成己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善  
 孰大於此○吳因之曰與人為善不是天下有意為善以  
 求取於舜只是囿於權忻鼓舞之內者陶鎔漸染不覺意  
 氣踊躍耳始而樂取諸人舜忘人也終而與人為善則人  
 亦相忘於舜矣○人必遺有與人為善意就其樂取於人處  
 援善與人同內非必遽有與人為善意就其樂取於人處  
 推論一番覺得舍己從人二句固是善與人同取人之善  
 即是與人為善亦是善與人同此中大順大化莫知其然  
 固非大舜不能盡其神妙○集解玩一是字與善只在取  
 善內無兩層故君子句又就舜而拓開之就與善上贊歎

正見不可不極其取善之量也○按極其取善之量非舜其  
 誰當之末句即稍稍拓開却正十分離舜不得莫大字即  
 謂與前大舜有大焉相應論文法○此章言聖賢樂善之  
 亦所宜爾但苦粘則於神氣稍滯

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

及於人○按總註括通章之意而槩言之聖賢樂善之誠初

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亦兼由禹在內在人者有以裕於己  
 其量者則惟舜為然故此章文法如累臺然一層高一層  
 至舜而地位乃極未節自是就舜推言以致其嚮往之意  
 言舜而由禹在其籠罩中故淺說云知舜之與人為善則  
 禹與子路之與人為善亦從可知此最渾括其他新舊諸  
 說紛紛謂末節合論三人者由於不審總註之第槩言其  
 理而非竟以由禹舜三  
 人可等量而齊觀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

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也

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

為潔而切切於是也

合趙氏說文二說以解一屑字

已語助辭

蒙引此條是節節說

深去不立於惡人之朝不但其君不事並亦不立其朝不與惡人言不但非其友不友並亦不與之言○鄉人又未至於惡人推惡惡之心至此者極言之也又深一節推孟子推之也思伯夷自思見得如此也○條辨自非其君

不事至坐於塗炭是述其行事如此自推惡惡之心至不屑就已是因其行事而推其心如此然在孟子亦不重分別他行事與其心只是一層推進一層至惡惡到盡頭而後已耳○諸侯善其辭命而至亦是孟子推他若將浼之故必至於此或以是故字疑伯夷當實有是事者非是○語類不屑就註云屑潔也潔猶美也苟以其辭命禮意之美而就之是切切於是也然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亦不屑就而况不道而無禮者固速去之矣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命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條辨清到此地分明有一隘字在故後緊承而斷之日伯夷隘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

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

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

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祖音但。禡音錫。裸音魯。巢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處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

語類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已當廉却以利自汙已當

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進不隱賢便

是必以其道人所見不肯盡發出便是枉道。文集問

註謂不枉道竊疑下文必以其道意莫重疊否。日兩句相

承只作一意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蒙引不羞汙君

讀文勢然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不卑小官是進

也。然進不隱賢而必以其道必以其道則未免遺佚。爾為

爾至焉能免我哉惠之言也。祖禡露臂也。裸禡露身也。語

雖祖禡裸禡於我則分。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與之偕

明是不將人做人看了。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條辨進不隱賢必

指爾為爾者言祖。不自失不失其正也。以其道足上不羞

禡裸禡亦在裏。

不自失耳。只帶說却。

正見他由由與偕。

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得去留總是一般。不屑去是不以去為潔而必切切於去。

猶夫不以就為潔而必切切於就也。天下之大更無一足

當其卑。曉其為玩世可知。條辨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是

把進不當事了。至遺佚不怨。阨窮不憫。是把退亦不當事

了。祖禡裸禡不能免。是把世人都當事了。亦是一節深

說一節。直至援而止之而止。和到此地位。分明有一不恭

字在矣。故後緊承而

斷之曰。柳下惠不恭。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

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精義伊川曰隘與不

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楊氏曰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故可為百世師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伊氏曰夷惠之清和聖人清和也而其流之弊必至於隘與不恭故孟子立教拔其本而塞其源或問精義諸說皆以為隘與不恭非夷惠之過乃其流之弊耳子之說不然何也曰諸先生之意厚矣然以孟子之言考之則恐其意未必果然也○語類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二子所為已有此弊矣○伯夷自是有隘處柳下惠自是有不恭處○問明道云此非瑕疵夷惠之語言其弊必至於此今觀伯夷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則伯夷果似隘者柳下惠雖袒裼裸程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柳下惠果似不恭者豈得謂其弊必至於此哉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文集問如伯夷之清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

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缺處才有欠缺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末流如此欠缺處便有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偏是清和好處然十分中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偏處了○西書通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乎中庸之道故君子所不由其道夫子之道大中至正之準故孟子所願學存疑不由其道是不由其清和蒙引謂可由其清不可由其隘可由其和不可由其不恭非是蓋夷之清便有隘之弊既曰君子不由矣他日又以為百世之外又有隘不恭也○對頌曰君子之夫而中至正不可為之君子而言非大願學孔子也





